

CHUNGKING TODAY

By

RANDALL GOULD

今日之重慶

陳澄之譯

573.07

213

2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

藏館平北立

紀念「七七」四週年

Randall Gould 著

陳澄之 譯

今日之重慶

1941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

今日之重慶目錄

歸來辭（譯序）.....一

承襲.....一

往來的關係.....一六

勝敗的迴響.....一九

最高領袖.....二二

現代化的對照.....二六

前進的國內中國.....二九

新中國的文化.....三二

戰時國體.....三五

未來的小則：如何？.....三五

香港會議批評.....四二

香港的不景氣.....四六

日本劣態.....五〇

羅尼騰異變國.....五四

我回到美洲（高爾德近作）

「我喜歡美國」.....五八

在墨西哥.....六〇

美國想毀重慶.....六二

外人眼中的新中國

重慶給我的印象.....六五

談中國共產黨.....六七

馬可波羅的中國.....七〇

四川的森林和西藏的鐵道.....七二

中國的西南.....七六

吼死！吼死！吼死！.....七八

573 07
213
2

歸來辭

「今日之重慶」序言

在天津的旭街，北平的宣武門外，上海的望平街，浦鎮的東山別墅，杭州的清波門，倫敦的聖·布雷基街，紐約的公園路，偏僻的聖·路易路，重慶的新街口，九龍的德鄰公寓，我會跟所謂文化人新聞界混了足足十個年頭，却始終沒有敢正正經經地出過一本書。如果把十年來所發表的文稿打算收集一下的話，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連我自己都忘了那篇是用什麼筆名發表的。說得好聽點是在文化界混了十年的票；事實上是跑了十年的龍套，在文化界裏湊了一場熱鬧而已；別的什麼也談不上。

去年年底，抱着滿腔熱忱地來到西北，遇到了幾位以誠相待的朋友以及令人相當滿意的環境，可是來了半年，不料斷續地病了三個多月，因此，非但原先自己想幹的些甚麼是無一所成，甚至于朋友們所囑咐辦的事情也就誤了不少。

高爾德寫的「今日之重慶」在上海報紙上發表的時候，增愷兄便教我把它翻譯出來，可是把舊報拿來一查，這當中缺得太多了（還陝間郵遞也實在太困難了！），我們便趕緊寫信到上海去買單行本，回信說是寄報雜誌上海方面不能郵遞。我們便再寫信去，請他們把書拆下來，一部份一部份地當做掛號信件寄。經過這麼一個週折往返，全書總算在五月底寄到了。增愷兄催着從速趕譯，而當時正忙着「世界大勢」的稿子和別的一些勞而無功的事。後來聽說這譯本要在今年七七出版，用以紀念抗戰四週年，我不得不忙裏偷

閒地趕一趟，交筆本來就差，加之匆匆忙忙，明知獻醜，但受人之託，也就顧不得這許多了。幸而是依樣（依照原文）畫葫蘆，想起來不至於過份地走了大槪吧。尚祈讀者原諒我譯筆的謬誤和時間的匆促！

讀了高爾德的「今日之重慶」，使我想起了重慶所給予我個人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我搭了法蘭西郵航公司的飛機到了河內，使我驚奇的是這地方擠滿從重慶各方面派來的代表。同時，當地華僑陳君在大都會飯店的餐席上很憤恨地告訴我，汪逆精衛匿居在河內，成日價跟敵人和漢奸鬼鬼祟祟地來往着；曾逆仰鳴却無辜無夜地混在跳舞場和密子裏。散席後，走到門口，一位姓鄧的走過來跟我說：「許多僑胞都想斃了他們。他們既逃出重慶，便絕對幹不出好事。一當時我的心境很壞，悶悶地在湖邊上散步，凝視着湖中中國式的古廟，仰思着幻想着我將前往的重慶。那天下午乘密士林車到津防，碰到了許多老友，尤其是在北平便分手了十幾年的張君夫婦。晚上我們在奧姆尼亞看電影的時候，張太太說：「重慶這地方太可愛了，你還沒有到過吧？」那裏霧中的情調不亞于倫敦；景色的別緻雖瑞士的道尼林，馬志洪不過如此；捷克的卜爾斯泰甲堡的坡道怪使人留戀的，可是那趕得上我們山城裏的石級够味兒哩！戰時首都今日各渡口的擁擠比南美哥倫比亞港的水碼頭還要熱鬧；夜的慶重和南岸大有九龍和香港的風味；老鼠滿街地跑比百老匯道上的汽車還要忙……」

因為等候郵船運來的行李，在那幽靜的塔克斯東旅館裏休息了幾天。直到二十五號晚上才搭了密士林車去昆明，上車的時候，華僑鄧氏夫婦送來了好幾瓶法國美酒和一大包海味罐頭，說是在今日的重慶很容易喝到好酒，至於海味一向是被視為珍品的。車快開的時候，沈先生抱了兩三串綠色的香蕉擠了上來，喘着氣道：

「重慶什麼水果都有，就是沒有香蕉！」在那裏聞香蕉也要賣一塊二毛錢一根。這生的香蕉帶到重慶

正好吃。」

黎明，越河口，開始墮進中國的境界，生在沿海一帶的人們恐怕做夢也沒有想到由這一條路線重返故土吧。廿六號的黃昏抵昆明。母親快活得流出眼淚，大姪大姪也都蒼老了，成行的姪兒女，大姪女攜英在天津時我會抱在懷裏哄過她睡覺，大姪兒傳方我離開杭州時他還沒有會說話，如今部長得大人模樣了，其餘的卻還是第一次見面。今日不是敝天倫之樂的時候，我沒有工夫到離城四十公里的家裏去住上幾天，雖然當時我的足疾大發。祇在歐洲飯店住了一晚，便搭第二天的中航機中山號飛重慶。

在雲南境內的上空，誰都感覺到有點兒不自在。可是過了不到一個鐘頭，天氣是那麼好，飛得那麼穩，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地面上的田畦，好似書房裏的盆景，公路像一條彎彎曲曲的線，大半車像一隻隻的螞蟻。可是比螞蟻跑得還要慢。

沒有一回兒，我們發現是在滑着一條水向前進，起初還沒有想到就是長江，低飛着，一座城池顯在我們的腳下。

「到了君士坦丁堡了！」一位外國小姑娘喊着。

「這就是重慶。」大家都探望着窗外。我們在天空兜了個大圈子，然後從嘉陵江口滑到長江裏的一個小島，珊瑚壩上。從珊瑚壩要乘小划子才得到對岸的重慶，再爬上幾百級石坎才算到了下城，乘汽車走過斷牌坊、新豐街、縣廟街，到了新街口，算是到了中城，下城已經在我們的十幾丈下了；走過會仙橋，都郵街，轉入成庫街，攀上七、八層，算是到了上城。我們直往上清寺而去。重慶的建築堂皇冠冕，雖然都是用木料搭成的，但至少是兩層樓，跟日本的利用木料的建築，那簡直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哩。

帶來的香蕉還沒有吃完，橋精酒還沒有較嘗試，唐燕大頭魚在錦江飯店只夾過一次，補酒的人是那麼

忙，每一個地方都相當地緊張，許多朋友還沒有去拜訪，許多地方還沒有工夫去，我便又離開了重慶，又拜別了祖國，

五月二日再度歸來。三日早上，跟農山在孛生園吃過早點之後，我便去江北訪一個朋友，十一時許空襲警報，我正在輪渡上，還沒有聽警報，我們等過了岸便趕緊跳上國船。這時敵機已經沒空，一船的人都伏了下來，一位白髮的老太太纏綿在我的懷裏，她在不斷的懇求着，我起先以為她在念「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不然，不然，她祇念着：「我們的飛機呢！我們的飛機呢！趕快去打呀，打死這羣日本鬼子。」我們眼看到敵機從上城把一顆顆的炸彈向我們這邊擲了過來，我們可以算是失却了知覺，祇看見一陣陣的煙，火，水花，在我們的四面升了起來，敵機還在頭頂上轉，這時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倒反而坦然了。並沒有繼續投彈，可是在這煙，火，灰，激浪的紊亂中，我們的視覺和聽覺都失掉了效能。一小時後警報解除了，才發覺我們上城的地方投下兩顆炸彈，死傷了不少的人，在我們對岸的沙灘上和河裏擲了不少彈，毀了不少的木船，附近船隻上的人都早已逃到防空洞裏去了，而我們這一船的人祇有一位先生嚇得跳到水裏去，全都安然，可以算得是死裏逃生了。走到街上去一看，四面都是火，順城街也起了火，不知道妹妹的住處已遭了什麼災難，趕忙去到尋報館，不料什麼地方的電話都打不通。拿了通行證便向下城跑，只見烈烈的火遮蓋了一切，從瓦瓦碎碎，火燄，死屍上鑽了過去；幸而好，祇是房子受了些震顛，毀了些玻璃和器具，落了一屋子的灰塵，並無其他損失，而他們也跑出去探覓我的安危。

四日的白天，又經過一次嚴重的轟炸，重慶已經被炸得千瘡百孔，反而更激起了我們奮鬥的精神，加強了我們報仇的決心。一切都紊亂了，秩序被暫時地破壞了。當天下午六點鐘的光景，我們正在吃晚飯，看見一隊飛機在市區的高空，正在說話間，一顆顆的炸彈已經嚴嚴地投了下來，我們祇得躲在桌子底下，

聲音是那麼大，知道就在我們的附近，忽地一聲響，耳鼓差不多都震碎了，一切搖蕩了起來，知道不妙，前蹄倒了下來。我們以為已經被埋葬了起來什麼也不想了。再度的危亡，又幸得不死！夜半從南紀馬路去尋覓剛搬下來給我駕到昆明去用的汽車，沿途擠滿了難民，好似走向「復活」之途的一幕，委員長親自沿途加以慰問，其偉大其悲壯在我的生平中是第一次逢遇到的。到了上城，看見七星崗着了火，料定了我的車子難以幸免此厄。不料那機敏的車夫在起火後冒了極大的危險在轟炸下，在大火中把車子駕了衝了出來，撞破了頭皮，燒焦了膀背。

「現在就動身有這個胆量麼？」我問車夫。

「去昆明？」先生公事都辦完了麼？」

「完了。頂好能一個禮拜之內趕到昆明，我要立刻去仰光。」我們又鑽進了火區，武庫街還在烈烈地燒，那氣味足以把人窒死。防護團救火隊夜不斷地勇敢工作着。電源已經斷了，可是全城到處都是強烈的火光。都郵街的繁華區已成了廢墟，愛麗斯也決沒有碰到過這劇變的境過，我們簡直是在睡夢中一樣。

黎明，渡了江，我們從海棠溪沿着往貴陽的公路飛馳地離開了這受盡了創傷，強忍着悲痛的重慶。

去年一月十四日，我隨着蓋斯歐夫婦又回到重慶。這城市的煥然一新使我相當的驚異。馬路那麼寬而平坦，市房那麼新而整齊。新的重慶充滿了生氣和力量不復舊觀了。到達的第二天，我便病倒了，祇得搬住到疏建區的中央醫院裏去。二月四日接到母親歸天的噩耗，從此失恃，悲憤交加便更懶得進城了。

到了四月，我的精神漸漸恢復了些兒，劍兄約我去看厲兄，並約我到三聖宮他的家裏去住幾天。劍兄嫂勸我速回駐紮，在平壤打起精神來免得煩惱。

才臨城，友鶴便來囑我寫他「天寫一詩」談天下事，當時我住在天朋處，大家的工作都很清閒，也

就樂得藉此消遣。

有一天，在旅居四川已經二十二年的美國傳教士梅福露去婦家吃飯，一位英國泰晤士報的駐華女記者大發牢騷，說是東西一天天地貴起來，錢幣逐漸逐漸地「不值錢」，如此下去，民衆的生活將怎樣來維持哩。其實這是多慮的，每一天的戰爭卻一個國家不發生對峙的現象呢？第一次大戰時的德法，其經濟的恐慌和疲憊不比現在的中國要嚴重得好幾倍麼？戰後的德國發行了標準馬克，法國採用了金法郎。中國呢，祇要能夠切實地保持着天然富豐的物資，維持着廣大無垠的人工；物質是經濟的泉源，人工是經濟的動力，用這無限的動力來開發這富豐的泉源，那麼，今後任何經濟上的問題不是立刻迎刃而解了麼？如果在這戰時還想用洋貨來度過過份盲目的享受生活，那怎麼會不感覺到困難和恐慌哩。

一位美國歸來的同學很沮喪地跑到我的寓所裏來大發雷霆。他說爲了生活左一次右一次地把西裝打字機甚至於太太的舊皮鞋都送到舊貨商店裏去換了錢。並說早知如此，在漢口時也就不會把結婚戒指送給那流亡的人了。這位朋友他自己每月有四百元的收入，太太在大學裏教書每月也有二百多的收入。怎麼會窘到這個程度哩。果真是物價太高了麼？他們家住在上城的一種小洋房裏，是跟一位委員合住的，每月房租是一百五十元，三個小孩兒，兩個在小學裏讀書，由一個老媽子領着，一個還祇四個月大，雇了個奶媽，一個廚子，一個聽差。每月下人的工資就得一百四十元（老媽子二十元，奶媽六十元，廚子三十五元，聽差二十五元）。太太每個禮拜到沙坪壩去上三次課，每次來回車資四元，每月差不多就得花五十元，先生在下城辦公，買了頂滑竿，養了三個轎夫，每個轎夫每月工錢六十元，還天天喊着要差，這又去了一百八十元——六百多的收入只剩有一百多元，別談電燈，水錢，穿衣，下館子，日常雜用，應酬，送份子，人來客去，香烟，茶葉，更不無小病（這就知出病來了），還要逃警報買乾糧，這幾個錢就單是這麼一家人

每月吃餓也不够，地位未謂不高，收入不能算低，怎麼也維持不健呢？這是戰時一級中層階級必然的現象，不得視之爲經濟的恐慌，只是物資的匱乏。富者可以用他們多餘的金錢來謀求生活上的安頓，貧者可以他們本身的勞力來換取生活上的需要。一般的農民因爲他們一向渡着中國本位的生活，並未受到此番抗戰大的影響，反而因爲抗戰給予農人一條努力耕種的新路，同時鞏固了鄉村經濟的基礎，中國除了大多數的農民，便要算到一級中層階級佔大多數。他們在這戰時感到維持他們那一下生活水患的艱難，同時又不甘于驟然地降低自己物質的要求，他們的關係影響社會最大，猛然一看，或者不明瞭中國實情的人們以爲中國經濟真的發生了危機，其實這都是多慮的，只要抗建有辦法，一切就都不成其爲嚴重的問題。如果就是爲了戰爭的消耗而影響到人民的生活，這並不是我們特殊有的現象，是每一個交戰國必然有的現象；這不是中國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戰後的問題。

在重慶，算命看相的，醫生，和神秘的女人特別地比任何一個城市裏多得多。在每一個旅館的門口至少掛着一二個算卦占課的廣告，這是由于一向文化水準較低，判斷力不夠的原故，尤其在這個時談，意外和劇變特別多，一般人對國家的前途，在領袖的領導之下，堅強了抗建的心理；對私人的莫測的遭遇增加了懷疑和猶豫。這維持了不少走江湖的主活。報紙上的廣告以中西醫的爲最多，一班醫生多是如漁份子，不甘淪于放手，都請着政府西遷至渝，多一個醫生至少多救一條命，其中不乏走方郎中，但無論如何不是壞的現象。一戰時需要站娘；戰後需要母親！一戰時的精神是興奮的，性情是衝動的，性的需要是比較逼切的。重慶有的是光棍漢，當然就有那莫明其妙的女人們出現。

一位學外交的同學與級勃地從美國趕到重慶。有好幾件事他都不願意幹，他更又怒氣騰騰地長揚而去。要拿在美國住慣了的態度，來到這抗建時的中國，恐怕即便有再好的學問，再大的本領，如果不能適

應這戰時的環境，也決幹不出什麼好的結果。還有許多外國歸來的朋友至少能夠做一點兒事情。而他們不知道中國的社會裏該怎麼做人（因為有些一離開中國的大學，便到外國去了，回國之前根本就沒有踏進過中國的社會）。由于他們的不會做人，竟會影響到他們的做事。在從前，曾有人說中國是一七分人事，三分公事。一抗戰四年來，關於這一點有個好的現象：無論在那方面，總是因事而人，不再是因人而事了。在有許多的國家裏，每用一人，必先問到「那人的能耐怎麼樣？」在重慶住了些時日，感覺到我們用人仍免不了先講「關係」。雜貨舖子裏新來一個學徒，是老板娘的乾女兒的內姪，其威風比帳房先生還要高三分。可是我在重慶碰到一位先生，身居要人地位，自己親兄弟在某小機關裏當了一名錄事。一位大名鼎鼎的工程師的兒子大學畢業之後，他的父親派他到鐵路上去當最微賤的擦車夫。——人成佛，雞犬昇天——的現象必竟少了。

重慶的疏散區在城的西郊，範圍大極。在今日，全世界任何國家京城都沒有我們的重慶大。從城裏到疏建區要乘直抵北碚的特約車，每天有十幾班來往開行，還是擁擠得要命。重慶所有公共場所的秩序，令人欽佩。雖鄉下老粗也知嚴守秩序，如購買車票都魚貫而行，雖等候一兩小時，也決不再有從前那爭先恐後的現象。這完全是新生活運動的力量。有一次在赴××大學的途中遇到敵機五十四架，全車的乘客從容下車，避入安全地帶，一俟解除，繼續登車前進，人們若無其事的進行着一切；一點兒也不感覺得麻煩。

第一次在重慶識的各種日報是用白報紙印的，第二次是各報的聯合版，去年新聞紙一律改用土紙印行了。淪陷區域的大報館都遷到重慶來發行，市面上報紙的種類似乎嫌多了些兒。曾問過許多的朋友，為什麼不將些到邊遠的後方去發行，鎮說今日大後方的每一個城市都有報紙發行了。這證明中國的文化水準在這四年中提高了不少，一般民衆讀報的興趣已經相當的濃厚。所以，目下祇要有新的文化食糧供應出來。

民衆是絕對地歡迎接受。如今實價是如此的高，只要是一本好的新書，一離開印刷機便會不脛而走。

六月十二日，敵機八十幾架又來重慶肆虐，我的腰部和小腿受了些微傷，次晨便被送到南溫泉曬吧溝去休養。這是一個美境，也只有四川才能到處有這樣的勝地。我住的是八間茅舍，室內收拾得和洋房一樣，建在半山上，只是濕氣大些，前面是竹林，遮沒了房頂，後面是果園，有四季的鮮果，隨時可以採折。四面都是山，只是一條小道通到溫泉，也不過二三里。時常來侵襲重慶的敵機，每來必在頭頂上飛過，一下子便看到天空上高射砲彈的煙，聽到地面上炸彈的響聲。這地方離開重慶祇不過二三十里，一切的物價要比城裏低四五倍，比較戰前的生活也只不過高了半倍而已。警報的時候，鄉下人仍在田裏工作。

「飛機在頭頂上了，你們不怕？」有一天我問農家的老三。

「怕什子（就是「怕什麼」）？一顆炸彈值多少，我值多少？日本鬼子要是捨得爲我一個人甩下一顆炸彈，我也就夠了本。一鄉下人今日都知道惟有跟日本人拚才有生路。這偉大的意識！這勇敢的信念！」

四川原是一個神密恐怖的省份，到處有匪類的出現。抗戰不僅光明了四川，而且四川成爲全國安寧的模範區。我住的地方祇有兩家比鄰的人家，沒有警察，沒有防衛設備，甲長住在很遠的山裏，據說民國二十四五年時這裏常有歹人出沒。誰也不敢在這深山裏住。現在呢，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大門都不需要關，掠在場上的衣服，擺在林子裏的桌椅，從來沒有少過一件。天黑了便不再有行人。除非我自己散步得回去晚了，狗才有叫喚幾聲的機會。

時常有客人從城裏來我這裏頭一兩天。史密斯（路透社）和華倫斯也來吃過一次飯。席間我們談到中國對外宣傳抗戰的問題。他們覺得我們的對外宣傳有些兒不够，這當然是事實。不過我倒有個意見，與其像日本在全世界捏造是非，招搖撞騙的話，日久天長了，是自毀其格，自滅其途。抗戰初年，全世界無一國

無一處不是受了日本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宣傳的蒙蔽，事實終有被發現的一天。現在呢？誰不同情中國？誰不瞭解中國？事到如今；我們的對外宣傳誠然有加強的必要。據最近一位朋友從海外來信說，他某一次在南美旅行，火車裏遇到一位鄉下人，他知道東方有位蔣委員長，而不知四川在什麼地方。他問：「四川是不是在『滿洲國』」（日本的宣傳使得這類人也知道有個偽『滿』）的邊境上？」

重慶夏天的氣候很熱，鄉下到了晚上還風涼，可是蚊蟲之多，令人駭怕。聰明的四川人有的是辦法，只要在場上燒一堆清草，使之生煙，蚊蟲會都飛到別處去。

從夏天一直臥病到秋涼。病中，南溫泉連遭敵機狂炸兩次。十月間盡城，重慶又被破壞了大半，在滄溪溪到對岸的重慶，滿目中竟是斷牆廢垣。城池的浩劫莫過于此，敵人的殘忍可謂蓋世無雙。不料在我動身來西北的時候，重慶已恢復了舊觀。新的氣象，寬的馬路，美的建設，一年比一年的進步。這都是日本飛機促成的，沒有敵人的破壞，那有我們的建設！敵人以為給了我們很大的打擊；不料反而更加強我們抗建的意志和決心。

X X X X X X X X X X

在高爾德的「今日之重慶」裏，有許多地方是外國人的看法。客觀的看法和主觀的自然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但無論如何，高爾德的全書說明了兩句話：「中國必獲最後勝利」和「中國有着宏大的希望，光明的前途。」——我們譯出這本書的目的也正是介紹給讀者知道一般的外國人對今日的中國是如何的看法。這譯本不得已刪去了兩章。另有一些關於這類別的外國作者的原文材料，由于趕印和趕譯的不及，打算在本書再版時添排進去。最後，對毓璋兄的協助致謝。

陳澄之

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九日西京

1. 飛重慶

我剛完成了一次異乎尋常的滬渝間的空中旅行，飛行了八個小時，我們在飛機裏却逗留了十二小時。在這平常祇需五小時飛行的旅程中，發現今日中國生活上的特徵，在那情緒下，我感到要破壞一種理論上嚴酷的主張，就是不許描寫絲毫關於飛行在中國的上空，在飛機裏的一切情形。那些曾描寫過的一班朋友有被警告的可能。

上午兩點半鐘的光景，接到航空公司的通知，從甜密柔軟的床上跳了起來，揉了揉睡眼，便趕到機場去。滬渝間有兩家航空公司的飛機班——都是中國政府主辦的，一家就是我們所搭乘的中國航空公司，用的是美國飛機，美國享有一小部份的權益，另一家——歐亞，中德合辦的，用的是德國舊式三引擎的飛機。當我發現自己已指派了乘這飛機時，我想法請他們調動一下，因為我討厭那三引擎的鬧聲。

幾小時之後，我聽到那隻我不願乘的飛機在成都遭到了日本轟炸機的追逐而降落，而終于被炸傷（幸而人都避到別地方去了，沒有一個受傷的），便想起了在香港飛機場上檢來做紀念的一張歐亞的一乘客自願書，那上面寫着：

余山××至××所乘之飛機，由於戰事，不論在飛行或停滯時，均有被襲擊或損害之可能，余特申明，苟因戰事影響，如遇身體受傷或死亡以及財產之損失，余本人，家屬與（或）其他承繼人不得對各或控訴歐亞航空公司。

簽名蓋章

大概再沒有像這樣任性的了，把人從上午二點半鐘喚了去，在那寒冷的飛機場上等候啓飛，何時啓飛就得隨飛行員的意，那就是說，風向，氣壓和日本飛機動態的報告是否適宜于飛行，完全聽他的便。

這便乘客都到齊了，啓飛的時間仍舊是有變動的，我們這一次到上午四點鐘才啓程。香港的燈光燦爛，消——島上的維多利亞和山嶺，碼頭上的船隻，和大陸上遠伸出來的九龍——升入雲端，投進黑暗，星兒在頭頂上一瞬一瞬。

飛行員關掉了所有的電燈，我們便入睡了。

黎明着陸

電光又亮了，警告大家扣緊座位上皮帶的訊號燈也亮了；按照香港的時間，當時已經上午六點三十分了，而在我們所到達的桂林才六點鐘。我們順着飛機揚張掛的兩排燈籠的當中降落下來，着陸的時候，天剛破曉。「馬卡」，那健壯的飛行員，當我們從暖熱的機廂鑽出來，走到早晨清涼的空氣裏的時候，他告訴我們，如果氣候許可的話，有時候在此地加油，因為汽油運送到重慶是極其困難的。加了油以備由重慶飛騰成的時候用。不料這一吹的加油，後來對我們說起來算是吉利的，因為我們這次的飛行消耗了太多的汽油。眼前景色的變化，那是難以預料的，我們凝視着齒式的山峯在面前一起一覆。氣候，那似乎不能夠再好了。

我們再啓飛之後，便穿山過嶺，飛插而過的時候，機身比山嶺祇不過高出一哩，馬卡打開了機房的門，從裏面走出來閑聊，由中國助手代為駕駛。當他回進去的時候，他說：「氣候太好了——我不喜歡。」我們知道他是甚麼意思——日本的空襲。中國的空中航線都是單一的，飛行員們樂意填的氣候，越發

搞清楚。他們知道他們的無線電（方向探測）長久把他們帶到目的地，他們希望沿途沒有變化和不測。中國航空公司一再地遭遇到不幸是依然很清楚地熟記在心頭。（一次是被擊落在河裏而獲救，但後來一次被襲擊而災毀，「機警的」肯特的性命因此犧牲。）

騷擾來了

沒有一會兒，開始發覺我們是碰到騷擾了。山峯曝露在陽光裏，但雲彩蒙蓋着好像山頂上有了積雪。重慶的飛機場，在冬天是設在揚子江裏的一個小島上。我們大家總希望重慶的一切將不至於如所說的那樣。事實上，在重慶的確是那模樣，也許還要過份點兒。京城合乎理想地設在揚子江和嘉陵江之間的岩石的半島上，蒙着濃霧，很得受盡轟炸驚擾的文明的民衆的愛好，但對飛行員們相當地不易於熟練，他們得循着民用航空線飛行。我們準時到達重慶鄰近（上午九點五十分）由桂林來此飛了一個鐘點，但那裏是重慶，再進一步說吧，那裏是飛機場？

當我們在空中兜圈子的時候，時常隱約地見到地面上霧中的房舍，已經降得相當的低，可是還不能十分清楚地找到在和霧，一隻歐亞機在我們的上面兜圈子。她還在我們之先便開始兜巡了。一無所獲，惟有飛呀繼續地飛着，似密考柏一樣地希望將發現些甚麼。

差不多半小時之後，似乎太陽晒散了些霧，但還不够。四十五分鐘過去了，來了一個新的騷擾。我們的無線電接到第一次「空襲」的消息。第一次空襲是一小時以前的警報，因此並不足以使人震激，但這不能幫助我們增加內心的快慰。那麼，這似乎很可能的使我們得到安全，我們可以到掩蔽的地帶去躲避一下，假使霧消失得快一點兒的話。後來，在十點五十分，我們衝滑而下，無意中發現了一個還在西邊的飛機

場，而不是有朋友，油料和海關人員在候着的小島。因為歐亞機的油已經用盡了，我們的飛行員便想辦法地先讓駱給她。

一個大的驚嚇

我們搖搖擺擺地準備飛到跑道的端點，馬卡忽地緊按着機軋，好像一個汽車夫從一條小的邊街上衝入意趣不到的小道裏去。在我們的前面，歐亞機以每小時五十哩的速度怒吼着，着陸之後，慢慢地停了下來，但動作是那麼蠢笨，險些兒撞了頭。明顯地，無線電間裏起了小的騷擾。

當我們退到跑道下風的頂端之後沒有一回兒工夫，急于聽取無線電的報告比事實的演變還要緊張。

「空襲仍在繼續着，」當我應馬卡的招呼踏進機廂時，中國無線電員這樣的報告着，在女侍廳坐取酒之後，馬卡這次把我當做乘客間的聯絡員（中國航空公司曾試用中國女職員，但有一位被日本飛機擊斃，因此其他的都紛紛辭職而去）。

「哦，日本飛機到了那兒？」馬卡問。

「他們沒有說，」無線電員取下了耳機報告着：「無線電間裏的每一個人都跑到地下室裏去了。」可是聽筒裏不斷地洩出混雜的營營的聲音。馬卡說：「咳，他們還在說話——他們說些什麼？」

日本飛機

「聽不懂，」富有東方鎮靜態度的無線電員道：「是日本飛機裏的人們在交談。」——
「開動了機件。從跑道」
「感覺驚慌的馬卡，猝然地喊了一聲——」
「神聖的烽火！我們離開此地吧！」——

上滑動而起，衝入雲端裏去了。

我們向南飛去，此去相當的冒險，因為斷定不了日本飛機究將由何處飛來，飛行員無論如何是個「內行」，在霧中低飛，溯江而上。這種行動是粗魯的，但在空襲時是有益的。同時接到關於空襲的報告，先說日本飛機九架已經過了宜昌，後來報告加倍到十八架。昆明拉了警報，許多城市都發了警報，令人相當興奮，但不可意及為何興奮。三個省份都在注視着這空中的不速之客。同時我們沒精打彩困憊勞瘁地對着西藏的方向飛去。

轟炸成都

最後，消息傳來了，日本飛機轟炸了成都，可見我們的飛行員的判斷相當的正確。我們孤獨地回我們所願意的正確的方向飛去。但在解除之前，我們不能向回飛。馬卡致每一個人放下簾幕，同時飛機着陸後，大家不得離開機廂。後來——事先曾以無線電通知——我們降落在一個遼遠的中國的軍用飛機場上。

在那裏我們逗留了兩小時，看書、聊天，暗睡，但沒有離開過飛機一步。年青的軍人，穿着柔軟的制服，比皮靴還要適宜的草鞋，輕敲着金屬的機廂試探着神秘的消息，好似用探試器調查受傷沉沒了的潛水艦一樣。飛行員的助手走了下去，回來的時候帶了一堆可口的當地土產的桔子。終于無線電得到了解除的消息。我們重行升起用相當的高速飛回重慶，這一次從雲層上，飛插過廣大的原野。

堅強勇敢的朋友們仍舊或重行趕到島上的飛機場，說到剛才我們曾在他們的頭頂上吼叫繞行了一個鐘頭而又飛馳掉的事，大家都笑了起來。我們有好幾張慶祝聖誕節的賀片從上海發出，因為地址不明又退了回去，特地拿出當面交給朋友們。不錯，那嫌醜了些兒，但我們接到的也不算早。

2. 狂妄的轟炸

掙扎於生靈塗炭的強火威脅之下，正如地球上別的地方受到的打擊一樣，重慶今日感覺到這特別地顯示出日本在不顧一切地竭力破壞自己的道德觀毀自己的國格。如果說是利用空襲的恐怖——那未必有效吧——來屈服中國政府，管都在過去會有什麼問題的話，自然嘖嘖，這類問題現在已經不再存在了。日本的空襲不是機敏地，冷不防地，而人們自然地推這當做件日常的事情，當其煩擾和苦惱中的一件，正好似一陣狂風暴雨，把人們日常的生活破壞掉好幾小時而已，重慶財產受到些損失，但對守人們的生命和肢體並沒有多大的危險。

關於將來空襲的疑問，現意並不是其行為是不是足以完成日本在軍事上有利的任務。而是日本是不是已注意到花費了大量的金錢，添了加強中國抵抗到底的意志，一無終久的結果。從事實上來看，日本的空軍實力大都從漢口和其他可以飛襲中國的據點上活動着，這似可能的，這種虛無渺茫，毫無成效的行為，在日本人的心裏已經開始慢慢地現破了。繼續轟炸，但是斷斷續續地，且利用的是極其少量的飛機。清涼明明的秋天裏有過好幾個星期沒有遭到空襲，除非天氣是特別的好。

到了冬天照例是經常，雖然未必是絲毫不變的勢態，却是這揚子嘉陵江畔岩石半島上的古城最歡迎的掩護。由於這特別有保障的助力，重行建設的工作進行得如此之快，令人驚異，除非爲了缺乏建築的材料，那祇好算是例外。

重慶受國械。一位有經驗的軍醫的工作者，有幾七年時漢口市市長的經驗。估計重慶主要區域內擁有的人口——這需要疏散的很少——清查的結果大約是三八〇、〇〇〇，和正月裏的四二〇、〇〇〇已經少得多了。正月裏這山城，砍石而成的防空洞裏祇容得二五〇、〇〇〇人，如今已可以容下三二〇、〇〇〇，事實上說起來已經足夠用了，大約有百分之十的防空洞開在江北（嘉陵江的北岸）或南岸（揚子江的南岸），因為在那些地方大多數的民衆如果需要躲避的話，祇要像有些城市如成都跑到鄉間曠野的地方去就可以了，不像重慶，那些地方沒有天然的適當的地質可以供應大量的公共防空洞。

重慶是築在岩石上，經過好幾個月的工夫，用火藥不斷地轟炸，向岩石下開掘了隧道。這城裏的民衆的情形正和舊金山的差不多。他們在島上惟一能夠向後退的方向，朝西去；所以還是很幸運的，城裏有這麼許多的防空洞，大家無須逃避到遠處去。增加了防空洞，解決了轟炸的危險，加強了避免無謂犧牲的保證，那比較去年冬天打算疏散人口的辦法要高明得多。

地下室解決了一切

「這個理想已經是失敗了，」吳市長坦然承認，「我們發現竭盡其力地大量的疏散人口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經驗會重現于倫敦，五千其他的大城市都有堪以比較的境況。所以我們儘量地爲了每一個市民開闢地下室，我們已經辦到了這一步。」

官方的估計說，在一九四〇年，每一顆日本炸彈平均下來僅有一個市民遭殃，在一九三九年，每一顆炸彈却殺掉六個市民。在戰爭中，每一顆炸彈破壞掉兩間房屋——沒有辦法可以把手子搬到防空洞裏去。誰也料不到這最合理的妙事居然辦成了。自由國報（重慶版），從腳底下（四川人指長江下游爲「腳

底下——譯註）搬上來的。他全部排印部門現在都在防空洞裏工作。中宣部的廣播台也設在地下室裏。就拿使得防空洞適于安身來說，的確有了極大的進步。從前，最大的目的祇要有一個地下室就算了。今日在防空洞裏——大概是二小時到六小時這麼長久的教訓有使得防空洞成爲另一個安居樂业的場所的必要。實在的，一個好的防空洞有很多的進出口，防禦震動的設備和通風的裝置，並且建築得不至於濫水，還用木頭排列地撐着（在許多別的理由當中，足以幫助減少震動），同時居然設有長凳，電燈和衛生設備。警報的設置如此完備，遠在警報器響的一小時之前，已經示出了飛機出動的消息。

第一次警報就是放警報器，在山頂顯明的地方，豎立的旗桿上立刻掛出兩隻紅球（晚上用紅燈籠）。人民開始很安詳地向附近也可以說是指定了的防空洞去，汽車向城外開出去。這是「空襲警報」，然後便是「緊急警報」，這時候掛着的球或燈籠都不見了，而每一個人都到達了安全地帶。

假使無線電說，飛機向別的方向飛去，那麼便又恢復到空襲警報的情態，球又掛了出來，飛機如果再飛來的時候，球會立刻重行不見的。最後是「解除」，掛出一隻綠球或燈籠（在空襲警報前，有「預行警報」，不拉警報器，祇掛一隻紅球或燈籠——譯註）。如此周全的管制是萬無一失，今日重慶主要的系念是如何避免財產的損失和減低精神的疲勞。

重慶的損失究竟多大？拿商業區來大約估計一下，大多同意于全部損毀——部份損毀——毫無損毀成——————之比。這是指「舊城」而言，但我們要知道今日的重慶是中國的羅斯，安哲爾斯，比較從前的面積增加了四倍，爲了工廠，學校和政府機關都分散在四鄉，今日的全面約八十方哩，而從前只是聚集在半島上的二十方哩。

3 勇敢的重慶

痛心而難奇的諷刺之一。說重慶人口密集的区域在一九四一年之初所遭遇到的打擊和不幸，使人追念到一九二五年之宋東京所碰到的慘事。後者的酷劫乃天災所致，引起全世界的同情，幫助日本來揮扎復興。重慶之遭受破壞和挫折是由于日本的轟炸所致，這是一種「上帝幫助他而為幫助他自己」的情況。即使美國大費的借款對於一個小店主是沒有多大直接的援助，他已不再有店舖開設在那遙遠的重慶了。

這是難以置信而居然見到的就是那些一再忍耐毫不動情堅決異常的重慶市民出沒在被轟炸過的破磚碎礫（假使他仍保有生命和肢體的話）上開始從什麼都沒有的境遇中希圖重行建設些什麼來。

「什麼都沒有」這話未免說得有點兒言過其實。重慶的人們至少還有些被破壞了的廢爛殘件可以利用。這個他就用了來（大都是破磚碎瓦一堆砌佈置一下，弄得整齊齊的。山上有的是竹子和黏性很强的泥土，把竹子劈開編立起來塗上一層土，便成了一座很好的牆，同時，整個的重慶是建立在堅固的岩石上。從深山裏可以把木料運來作為種種建築之用。最足以欽佩的至上的精神，重慶的居民俱有一種毫無窮盡的勇氣——一切全仗着這一點，否則，其他的一切將歸于什麼都沒有。

所以，走過被炸的地帶，在一堆堆的瓦礫中，新的建築都整了起來。所有的街道兩旁的舖子都照常營業，還有不少的小攤子，出售各種物品，應有盡有，襯衫，襪子，四川土烟，瓜皮帽，粗造而昂貴的皮鞋，甚至于有玩具木飛機，裏面裝着土製的糖菓和用金屬鑄成的小炸彈，彈尾繫了根線，可以掛在衣襟上。所有的店舖，當然的，鮮有很堅固的建築。有些店舖是有門面，而有些多叫賣者，把他們的貨色攤

在牆上。無論如何，總是值得加以敬佩的。雖然他們的建築方法遠超來的，先把竹架子豎起來，塗上一層細滑的泥，然後粉刷一下。

在那些兵舍式建築上的標識，真是花樣百出，許多的「字」習慣地模仿投影體刷寫出來的，跟現代化的日本鋪子一樣，他們出了一種時新貨色，很難使一般漢文智識有限的外國人能理解得。爲了吸引外國主顧，店鋪裏都標識了外國文。

街上不但有英文的標識，德文的，還有用希臘字體標了出來的俄文的——這是以吸引俄國飛行員和別的俄國主顧，這班人被自爲浪子，追根究底，這原因不在這班俄國人自己，而在蘇俄的法令，禁止他們把錢帶回家。且不論怎麼樣吧，在他們回國之前，他們必得把俸給變成了貨物帶走。

在今日什麼破爛目？無疑地，是進行建築的迅速和普及；一個新來的人想見識見識曾經酷烈的市區的慘狀，簡直是沒有這個可能，只能聽到那些慘劇的故事，真是心怯神慄。每一個人都能夠說出許許多多的關於這悲劇的一切。舉個例吧，外賓招待所——在重慶的外國人士常去的地方，還有幾個月前，便慘然地遭到日本飛機的辣手。第一次是中了一顆燒夷彈，尚有殘骸可以支持。第二次的中彈，損失相當的嚴重，但修理後依然可以居住。到了第三次擲到了要害，外賓招待所從此以後祇能存在我們的記憶中了。直到現在尙未重建起來。

「三擊而毀」是用以紀錄一位從上海來的年青的政府官員的家庭遭受轟炸的結果。在這情形之下，連續三天，三次中彈，最後的結果正如外賓招待所一樣。

另一方面呢，有的是幸免的，所驚異的是四面都受到了損失，而有絲毫不遭池魚之殃的。還有一種情形呢，僅僅損毀了一部份，現在已經完全修理妥當，一個外來的人做夢也不會想到那裏會受過傷。

在這許多值得注意的事情當中有許多是關於重慶的汽車的。有很多吃過炸彈的汽車在街上跑，車身上滿是槍傷和彈片傷，玻璃板全都震得碎裂殘缺或洞穿。曾在南岸厚待過我們的一位美國海軍官員的轎車子，在重慶城裏會受過很大的驚嚇。空襲時那車子停在一條大羅的旁邊，不料那裏被炸毀焚燒了。結果呢，這車子依然能够走，看上去還不算太難看，玻璃被震碎了，換上了金屬的板片，和從前利用玻璃一樣地依然可以自由如地上下轉動。風盾雖然已經碎了，還可以將就着用。

居民們談起在轟炸季內新興建築和重行建築的工程在不斷地進行着的事實。一遇到警報，工人們便停下活鑽到大隧道或防空洞裏去休息。警報一解除，他們便跑出來繼續工作。

要說到慄怯無能，那倒要算到日本的飛行員，幸虧他們的目力還不錯。日本飛行員們老是阻小地飛升在一五、〇〇呎以上的高空，可見他們對於中國高射步隊的駭怕了。

市長吳國楨很爽直地談到和須要克服的公安上的困難。就拿燒夷彈的處理來說吧。有些投到棉花堆或油庫裏。沙包是早已爲這類的情形準備好了，可是一般的民衆受了勸告，解除之前不許離開防空洞的，不能出來救火，致星火燎原的災患。在重慶有一隊很能幹的火警部隊，一切設備現代化，有紅色雪亮的電動機械。他們工作的表現很有成績，但在有些情形之下，他們最好的步驟并且是相當成功的是使火燄不至于蔓延擴大。在轟炸之後，禁止人民立刻建樹起耐用經久的房屋。在每一次嚴重的轟炸之後約六天內，先加以測量丈清，審查建築圖樣，然後准許整理一切。開始重行建築。又是跟東京一樣，重慶藉了自己的冗雜來改進自己的街道——從前全是石板路，石坡階的狹小胡同，如今有三種新式寬二三公尺，十八公尺和十五公尺的馬路。今日在重慶，祇要有相當多的汽油的話，汽車可以在任何所想的隨便跑，但私人汽車已不能存在，同時大多數機關裏的汽車每月祇能領到二十加侖汽油。

4. 最高領袖

今日有一個在他的權威範圍之內，有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民衆對他絕對地盡忠，絕對地服從。他是中國的委員長蔣介石，自由中國的最高領袖，經過整整四個年頭的對日抗戰，他的敵人最初想置他于不理，後來想利用傀儡來代替他的地位，到了最後不料竟然會碰到這樣的事，就是惟有取得他的同意才能够有再獲和平的希望。

在多年境遇的變遷中，記者一次次地去晉謁 委座，尤其在這抗戰的四年來，我已經晉見了好幾次。頭一次是在漢口，後一次在遼遠的四川。現在我又晉謁了 委座一次，談了些時候。這個人強的敵人把他叫做「好戰的狄克推多」，而我發現他多智來的修養和進步已經形成了德謨克拉西的偉大的典型。

在時間未到之前，編寫歷史是不可能的，但最近幾個月內，委員長接見的那班人都一致地相信，這麼一個人的力量和意志和影響正在並且將繼續努力于平衡發展，不僅爲了中國獨立的最後勝利，並且正在擬制集權主義者的奮勵而循着自由和德謨克拉西的大道來建立這個國家。

從不自恃

委座的態度從不沉于自恃，但未有勝于今日之不自恃。他是一個偉大的生命，但他表現這一點，一點兒也不似一個羅斯福或墨索里尼所表現的姿態，他富有文雅的中國的無畏而有魄力的態度，在這態度以下，爲了任何必要的動作，一切都準備着。

他接見賓客在他那透透日本轟炸而從未（至少止到目前）投中的公館的客廳裏。穿了件樸素的軍裝走了進來，身上什麼徽章也不佩帶，有時候也祇不過掛上三顆星的領章，委座和賓客很親熱地握手之後，便把來者讓坐在沙發上，他的頭和臉是的一個軍人的氣概，堅決果斷，特別充溢了軍人風度的是那剝光的頭髮和鬍鬚，他的眼睛雖然那麼銳利，却是和善的，同時他老是含着笑。

他懂得英文，可是能用中文談話，意義肯定，語調謙和。

因為我來自上海，或許因為他自己曾在那裏住過些時候，委座開始先問到那中國人現在稱之為「孤島」上的民衆和情形，那裏的情況（我告訴了他）和重慶的大不相同！重慶的堅決有着光明的前途。

顧念新聞界

「你們中英文的大美晚報近況如何呀？」幾個月前，委座曾問過，想又在問了。在我回答了之後，他解釋道……

「我們非常重視貴報和其他在中國的美國人所表現的友好態度。由於你們的孤獨存在，我們很明白，你們曾碰到不少的困難。我們感覺你們爲了正義，不避任何威脅和恐嚇地發表你們的消息和社評，你們的確表現了至上的勇氣。」

委座的這幾句話說了好一回兒，在提到別事情當中，問到汪逆精衛手下那些美國人的情形。有一個人，他聽到了，曾作過虹口，我告訴他這不是重要的，他表示滿意，要我勸告那位有嫌疑的先生特別小心他自己點兒。關於上海中國民衆的情況，委座特別感到興趣，他說他相信那裏的中國人和任何地方一樣地忠愛他們的國家，並且希冀我把他的信念，國家的苦難不久就要渡過，轉達給上海的一般中國民衆。

中國人自己的辦法

然後 委座談到更廣泛的問題——未來的中國在戰後將如何。重慶方面永遠相信，目前的戰爭在中國獲得勝利就將結束。委座和他下面的那些人，對於日本的暴行，由于中國鐵石似的抵抗，結果必是日本自己超于崩潰而毀滅的信念，現在既不，即便在過去的任何一個時候也從未發生過絲毫的懷疑。可是現在有個問題來了，在中國以及在世界上，是不是一狄克推多制度——將用來拯救中國。蔣委員長，他是反對把他自己形成狄克推多的遺廢一個人，絕對地站立在反對集權主義的一方面，這也將是中國戰後的國策。

「中國的特性是德謨克拉西化，同時中國願建樹起一個和德謨克拉西諸邦為伍的國家。」委座說：「中國在抗戰之前便決定了這個原則，在戰爭的過程中他實行清道原則，同時在將來，她將以全力實現德謨克拉西。」

試權衡其可能性，我曾徵取過各種人的意見，接到各種的回答，美國前任駐華大使詹森會說中國是在一種革命的過程中，戰爭牽制了一切，但革命的趨勢在戰後必定繼續着；從歷史上來觀察所有的事實，他覺得一般外國人等待中國的趨勢已忍耐不住，因為她不能很快地尋覓解決的辦法來適應西方人的心理。「中國正在找她的辦法，」他說，「但那決不是戲劇的，決不是最後的，也決不是糊塗的。那當然不是外國的辦法，而是一個中國的辦法。」

更堅決的表示

那是明顯的，我聽起來，其實祇是一小部份的懷疑。必定要有更堅決的表示才行。各方面的人都在指

望那已被證明是一個賢明而公平的國民參政會——假如那是的確的祇有建議的作用，但能够批評一切，同時把一切的國事藉此公之于世，同時他們的提案，行政院都竭力接受並使之實現。參政員的人數已經由一八〇名增加到二四〇名。我問 委座是不是這機構對於他將來走向德謨克拉西的途徑，用以作為最基本而切要的根底。

委座很驚異我把這個問題放在一邊當做一種「過渡期間的論調」——有利于時間，但和演變到最後必然出現些甚麼比較起來，長時期的觀察是沒有什麼重要的。

「戰事結束之後，」他說，「我們一定立刻以全力來實現那自由的德謨克拉西化的新憲政（憲法已經在去年秋天公布了，但被延擱了下來，打算在戰爭結束了三個月後開始實行）。我們將有許多的政黨來代替今日的一黨（國民黨），循着美國和其他許多的民主國家所啓示的途徑來謀發展。」

「我們一定要召集國會，舉行選舉並實施一切德謨克拉西的制度。」

委座表示，美國是許多德謨克拉西國家中最大的一個，中國將拿她做榜樣來實現民主而後已。那班認識 委座的人們，很瞭解他的確是真誠地以全付精神致力于此，正如他的篤信基督教和爲了國家的統一和獨立始終不屈不撓地奮鬥到底一樣。

5. 現代化的四川

三年前，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漢口是自由中國的中心，當時的四川還是中國「遼遠的西部」，雖然距在南京戰動的時日並不太遠。當我到鄂裏的時候，委座打算派他往時的外交部長，張羣，去當四川主席。張將軍生于四川，但他不是一個跟四川政治上有密切聯繫的人。所以爲了種種的原因，他仍住在漢口而沒有入川。

一年後，我去到四川，蔣委員長自兼着四川主席。祇有如此，才不至于發生爭執。當委座擔任一件工作，那工作是被負重任起來了——每一次都是如此。

但今次，我知道張羣又被派任爲四川主席，而這一次他不躊躇而「那個」了。這件事情的實現其中有著不少的故事哩。且不論其真假，據說委座（居其位之後，一切順然而解，沒有絲毫困難）事實上已將成都省政府的使命交由張羣辦理，他不過掛名而已，張主席本人原是一位精明能幹的人才，四川將領最初因爲不瞭解他，後來處之日久，大家對他都表示好感與欽佩，委座便乘此機會把主席的實權授給他。

舊時代過去了

不論怎樣，張羣現在是主席，四川過去橫行，敲詐，鴉片，割據，營私，都有老百姓深受其苦的可怕時代是過去了，當我在重慶時，張將軍自成都飛來，興高彩烈，滔滔不絕地談到省務的如何進行。

治川頂要緊的事，據他說，使得老百姓感到痛快，高興（舊的「有吃喝有耍子」）四川人稱之娛樂

「爲「要子」——的原則，據我看當然是著重于要子」。個人的一切也看得很重。

「現在惟一的辦法就是幹」，張將軍一面說，一面湯快的笑着。

他繼續表示，辦法主要的現在是兩個：一個反面的，一個正面的，（張將軍遇事精神飽滿，做事一條不紊）。最首要料理的是治安和秩序，禁烟，要調整的是機構和人事，預算。匪類宵小，就以涪陵公路的來說，現在已經完全肅清蕩平了。

鴉片對四川早就值得注意的，經過六年禁煙計劃的嚴厲施行，禁植，禁售，禁吸，到去年爲止已經是大功告成了。我詢及詳細的情況，談說連偏僻的邊陲，無人跡的深山裏，甚至于苗夷之野都不再有一些烟苗的存在。

其次，所謂正面的，張羣以爲最大的工作在于發展經濟，實行新縣制，這制度乃是中國未來真正德謨克拉西化的基礎——由這基礎發軔式議制的政府，治川問題分三部：實現四川爲民族復興之泉源，奠定德謨克拉西之鞏固基礎及發動全川物人力氣貢獻于國家。

經濟情況並不困難

我聽到許多關於四川的經濟困難，當然也就作更進一步的詢問。張將軍把經濟情況並不看得嚴重，他說四川并不似沿海之省那樣的需要進口貨物，大米的產量在去年稍微不足，但無論怎麼樣可以用雜糧到鄰省缺換，據主席說：平時四川的稻田差不多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畝，其中大概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畝是肥田，出產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担的稻子，再加上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担的雜糧。

即便在平時，米產也僅足供給四川人口三分之一的需要，張羣估計全省人口約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雖然有些人的估計已超過了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不管怎樣吧，在戰時糧食的交與未必能夠怎樣穩妥的便當，而去年來的收穫祇及往年成約百分之六十五。

他覺得爲什麼物價會飛漲到十倍以上，當然有其基本的原因。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紙幣的增加，一般物價的提高，工資的昂貴，囤積的囤積以及居奇的企圖，這一切破壞紊亂了供與求，在去年三月以前，還沒有想到採用在英德施行已久的糧食的統制，因爲這個農業國家的人民的生產相當的豐富，在開始實行統制的時候，深怕引起私藏和囤積的現象，而將軍在這個環境中大現其身手，指示出那一惡劣的現象「是如何形成的，時間長了，他覺得環境也在改進——無論如何，雖然重慶和成都已經稍微感到了一點兒不安，而鄉村裏邊絲毫沒有覺得有什麼煩惱。

「這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今年的收成將特別地好」，主席繼續通，「當你飛來重慶的時候，曾注意到田裏的情形和適量的雨水麼？最近幾場好雨，可以算得是最好的灌溉，農家獲益不淺哩。我們現在對於國糧有了新的辦法，城市裏給養的來源已經上了正軌，村鎮的養給已有命令下到各縣去了，解決了米糧問題。其他許多問題均將隨之而解決了」。

總而言之，主席說他談的多是關於四川的，因爲治川是他今日的工作，但他仍舊跟從前一樣地喜歡和我們談他所愛好而且是研究有素的國際問題，他感覺到中國人已經瞭解了德謨克拉西的價值，他們決定用來來建樹他們的國家，提到日本——還說主席是用英文談話的——他希望我該記得提醒美國，伊索寓言裏關於狼的故事，當牠眼危困苦的時候，牠對待綿羊的態度是和顏悅色，低聲下氣的，但牠始終是一隻狡猾的狼呀！

6. 前進的自由中國

中國進步了。自從重慶成爲戰時首都以來的兩年中，這是我第三次的訪問。這次訪問給予我最興奮的印象，就是我見到中國全國上下一致發奮圖強的精神，不是一部份或一方面，而是全面的。在這奮進途程中所經過唯一的挫頓，顯然地是由於日本濫炸所致的物質的損失——像去年夏季重慶所遭受的濫炸，確實是很嚴重的，就是防空最嚴密的現代城市亦難免重大的損失，至於其他小城鎮的損失，尙無法估計——和國內的政治問題。

重慶的友人們對於後者並不像對於空襲這類事情一樣地重視，不能單從一方面觀察的，因爲一切的暫時糾紛却能給予復興工作一種新的激勵。不過我們該知道，國共之間時起時伏的衝突，既不足以慰藉抗戰苦鬥中將士們的忠誠效國，更無益於國家民族的生存。

在經濟方面，自然也免不了發生困難，但這是在戰爭壓力下一個無法避免的遭遇，日本今日遇到的困難亦復如是，或許有過之無不及，所以我們似乎不應該把經濟上的挫頓和各種事業的進步相提並論，相互比較的。

大量的機器廠和各種工廠由上海和各地經過長途的跋涉，遷移到內地重新建樹起來現在已告完成了。棉、絲、鐵以及其他各種重要物資已經製成了今日中國非常需要的成品。著名的工合，現在已佈滿了十八省，其中包括各名鎮上已被「軍」佔領了的區域在內；工合不但每日可以出產價值百萬元（法幣）的貨品，而且無數的難民得以藉此維生。這合作事業運動在中國社會裏已獲得重要的地位，而且這種引人注意

的企業已得到了國外朋友如菲列賓的高等顧問舍爾夫婦和羅斯福夫人的贊許。

中國的經濟非常穩固

「中國一般的經濟情形是穩固的，」經濟部長翁文灝博士曾對我這樣說；目前的困難，例如四川各太城市生活的提高，糧食和必需品物價的高漲（一直蔓延到雲南及其他各地），姑置不論。我相信翁部長的談話是真實可信的。

翁博士是中國聞名的地質學家，他承認中國暫時失掉了大量的鐵和煤的資源，這些都是經濟上的重要物質，但是現有的資源亦足以應付目前相當限度的要求。新的研究仍不斷地在推進着，正如鋁礦一樣地新發現了十分豐富的磷礦。

新近找到兩處石油礦，所以將來石油的供應有增加的可能（據翁博士說，真正新發現的很少，其實當地的民衆，幾世紀以來，早做了這份工作。今日重要的改進是用新的方法和交通工具來代替舊有的）。錫，鎢，銻，等金屬品，早就大量地輸往國外，多半運往美國，用以補助桐油出口對美抵償借款之不足。

政府已組織了一種中心機構——和其他的機關一樣，設立在避免轟炸的郊外，所以我也能去過一次——專門處理進出口貿易的事宜。還是在我個人對各種進步事業的觀察中，認爲最有意義的一種組織。

希望各種新的工業，能够早日開工。各種技術的研究加倍緊張，例如改良錫質，以植物油提煉汽油都已着手進行了。由植物油提煉汽油是一位中國工程師研究出來的，這種工作雖然在平時因爲油價不貴，提煉汽油消耗太大是不經濟的，可是在戰時，每三加侖進口的汽油倒要費掉一加侖用在運輸上的今日，還就可以算得是很大的貢獻了。

「我的主張，」翁博士說，「不打算把國營和私人經營的企業分開，很想使二者能相互合作。所以我們新的規程中有鼓勵官商共同投資的一條。」

除了滇緬的鐵路和公路，貫通中蘇的大道，以及通香港的飛機以外，日本殊有意封鎖掉中國和外界的一切交通路線，這件工作不能說她是毫無成就，可是超越日本封鎖線而流入中國的物資數量，着實驚人。

一個好的策略，是嗎？

當我告訴美國駐華大使詹森，我所搭乘港渝班飛機的飛行員如何在上午四點鐘，親眼看到一列排成長達六哩的中國苦工在黑暗中靜悄悄地拖運着從華南海海起岸的貨物的這一件事，他笑着說道：

「日本想絕對禁止物資流入抗戰的中國，她必須從遲遲到堪察加止，每隔六次都要駐紮軍隊發行！偉大的公路網，電話線，電報線，航空線，甚至新築的鐵路，都歸能幹的張嘉璈，從前上海的銀行家，管理。他告訴我，他所主持的交通部，自抗戰以來關於交通的工作從來沒有停滯過一天。特別是滇緬公路，據說比以前更進步了，路身加寬了，路面碾平了，橋樑加強了。爲了避免日本的轟炸，所以改進這條公路的消息從來不曾公佈過。可是每一個中國人聽到了從越南回東京逃難的日本領事的報告，說是一滇緬公路，已經被日本飛機全部破壞了，都私心竊笑不已。他們都以為如果日本人願意這樣地自欺欺人，那麼，就讓他們去糊塗一世吧。不過事實終是事實，這條公路始終沒有斷過，也沒有一個橋樑受到任何損失，到了雨季，也不過造成了平均十二小時的延誤而已。遇到修理橋樑的時候，暫時就有渡船來幫助運輸。表現中國人卓越天才的，要算拆移中國境內的滇越鐵路。爲軍事的關係，予以拆毀，立刻便鋪設在以昆明爲起點的公路線上，成了一條新的鐵路用以減少卡車的運輸，節省了着實可觀而實在太昂貴的汽油。」

7. 新中國的文化

戰時，中國的文化生涯受到了相當的打擊。但根本上說起來，它受了沉痛的刺戟，向復興的途徑邁進。有幾種可以算得不是完全幸賴的戰爭的影響，其中最顯明的，當然是以政治宣傳來代替普通教育的這一種趨勢。但還不單是中國如此。牠在這一方面的主要特點是在國民黨的自由中國和以迷惑農民羣衆為基礎的共產黨之間作有力的正義的解釋。

跟教育部長陳立夫，我提到了教師問題，「當教員們走進共產黨的區域裏去，將發生些什麼？」因為誰都知道，他們的工作是忠於國民黨的。

「捉去槍斃，」陳部長回答說。他自己是一個堅強，也可以算是極右的人物，他昆仲二位在中國政治上就是所謂「二陳」的。在他的回答中似乎含有打算給共產黨以報復的願望，因為陳部長對這班專以恐嚇和壓迫為手段的政敵，毫不客氣而且持械所不齒的。此處還有一些比較和平的爭執是關於共黨對民衆諾言的信用問題。共黨對於人民各種問題的答覆，大部份都依據國民黨的答覆而答覆的。同時，共產黨也效法國民黨宣稱他們是服膺三民主義的，這跟林肯所主張的生活，自由和博愛頗多吻合的地方。

完善的教育

姑且把政治問題擱置在一邊，如果這些問題能夠擱置不談的話，單看重慶對於教育的努力，其成績也還是可觀的。遷移來的各大學（如中央大學從南京遷到重慶，在四十天內就建立起了新的校舍），在

那偏僻的校舍裏，教育着中國熱心的青年各種國民必要的農業和工程的科學，以及其他，以使用這體力來發展自由進步的國家。

在抗戰以前，中國的大學生有四一，九二二人，教職員有一一，八五〇人，誰都知道，當時有一〇八所高等教育機關。抗戰後，祇有二十五所限于環境而暫停，其餘的八十三所，都分設在各處，在政府的協助下，竭力地維持着。原有的學生比以前減少了，因為其中的大半現在都參加了戰時的工作，可是新的學生，不憚艱苦的千里跋涉，從淪陷區來到了他們所選定的學校來求學。

日本摧殘中國教育機構的企圖，是相當成功的。這句話是公正的觀察者所承認的，因為在敵區中，日本常以學校為破壞的對象，正和他在淪陷區內蠶食高等教育的事實為是一樣的。

原有一〇八所的大學中，有九十一個大學的建設和校舍，已被估價或破壞了，有十四個大學的建築被燬滅殆盡了。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為止，估計高等教育機關的損失不下三七，〇〇三萬四六七元。至於中國原有的三，二六四所中學，已有一，二九六所或百分之四十現已淪于敵手，其損失在六五，五六七，此八三元以上。

以法幣的數額來估計這種損失是不大準確的，因為外匯率自抗戰開始時國幣與美金三與一之比降到現在十六或二十與一之比了。至於業已遭受巨大損失的無上價值的圖書館，民衆教育館，博物館等等的損失，尤難估計。陳部長在最近的報告說：

「大家該知道，我們高等學府所蒙受的損失，是不能以金錢的數量來估計的，例如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有的資料，清華大學所保存的現代史獻，北京大學的地質上研究的材料等，都是無價的寶藏，而且這些損失是無法補償的。……職業學校，中小學及幼稚園，因為這些學校的數目很多，所以它們的損失統

計起來反較大學爲巨。……

博物院的損失更大

「博物院損失（比圖書館所損失的主要書籍，爲值更巨）之重，是決不能以金錢計的。例如北平故宮博物院被敵人搶劫去蓋世無雙的奇珍寶物有二三四箱之多，此外被劫者尚有北平圖書館一、七三七箱的文獻和書畫；前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翰林院的遺物八二六箱，頤和園八八箱，南書房五箱；內政部博物院一四箱，共計二，九八四箱，其中都是珍藏的財寶和無價的文獻。」我們用金錢來約計一下，單就圖書乙項，可值一千八百萬元。私人藏書及古玩字畫的損失約二〇九，一八二，三八二元。

日本所沒有搶去的，也可以說是沒法搶掠的，或者甚至可以說是日本無形中供獻給中國的，是中國現在用以建立新文化基礎的最大決心。對於戰時失學學生的各種緊急救濟以及轉學的辦法，已一一付諸實現了；官費留學，仍由政府繼續辦理；教職員由政府援助遷移，並予安插位置（據陳部長估計由戰區遷移到自由中國來的教職員約在二萬以上），各種教育事業都在努力推進着。

其中最感有興趣而猶未提及者當推特種職業教育，「其目的在於建立各種職業和工程企業的中層幹部」，這種教育包括訓練學校，及機械，電氣，交通，金工等等的短期訓練班，以及普遍的民衆教育——「這是我國教育計劃中重要事業之一」，而且是常和國民兵團台在一起進行的。在一九四〇年三月間宣佈了一個五年計劃，打算在五年中「至少要使一萬萬四千萬不識字的國民都能識字。」

在上述的一切事業中，對於改進學科，推行學校教育和普遍一般文化事業中來迎合目前的需要，不遺餘力。真的，以前那種盲目崇拜過時的時日，在今日的中國已經不再存在了。

8. 戰時問題

人力和財力是成功的戰爭所必需的兩大要件。抗戰了四個年頭的中國，在這兩點上却有絕對的把握，雖然在工業，交通，港口，以及一小部份人民的生命方面曾蒙受過巨大的損失。我說一小部份，因為中國人佔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重慶有一位外國觀察家告訴我說，「軍事的局勢已經不存在了。」這是他看到了當時情形後一種臨時的論斷，顯然是一種言過其實的批評。不過當時也不能不使人這樣相信，因為那時正有別種因素存在着。它的造成未來結果的可能性，比軍事問題更為濃厚。日本沒有一次擊潰中國的能力，而中國缺乏大砲和飛機。兩國在戰場上有雄厚的軍隊，但在決戰這一點看起來，恐怕兩方面都是難有成就的。

百萬大軍

據一般的估計日本在中國動軍隊約一百萬，這些軍隊時常在調動，雖則時減時增，而這個數字很可以代表在華日軍的平均數量。中國軍隊約四五百萬之衆。至於八路軍的確數究竟多少，國民政府和中共所發表的數字各不相同。中共宣稱武裝的紅軍有五十萬，政府估計紅軍約四萬八千人，最多亦不至於超過十萬人。陳誠將軍對我說，中國軍隊，目前兩種急要的工作是：一，保持對日軍的移動和企圖的防禦；二，準備一切加強部隊的實力，以資疏虞。

「反攻的問題，」陳將軍說；「一小部份當視日軍移動情形如何而定。如果日軍南進，中國自然要採取

運行的行處。至於這種行動的內容如何，屬於軍事秘密，無從探察，僅是廣習遍地傳說。一九四一年是中國全面反攻的年度，外侮軍事觀察家，鑒於種種的理由，未敢輕易置信，其中一部份的理由是中國還缺少機械化部隊，大砲和飛機。

在隨便的閒談中，我向陸軍軍醫出了國民政府的將士中有沒有投誠汪逆精衛的問題。一在 我與張領軍之下的軍人，決沒有一個人肯聽汪逆的引誘。一他很鄭重地說：一過去，有些本陣軍隊對於政府還抱着觀望的態度，但是現在雲南和四川以及其他各省，沒有不効忠於政府的。

一大部分的軍官，一他接着說，一都是中央軍校畢業的，那學校的校長是 委員長。其他的軍人也都會被抽調去受訓。今日惟一的情緒是絕對盡忠。一

經濟實力

陳將軍特別提到美國，他說美國對於中國的經濟情形，不必過份地懷憂，中國的經濟情形和世界其他各國的不同，因為中國人富有克苦耐勞的精神，而且獨特的家庭制度是一種絕對安全的機構，可以防止一切不幸事件的發生。他又鄭重地聲明在中國如今沒有飢饉，中國的經濟困難都是人爲的，所以仍可以由人來解決。其次，他說汪逆的妄言謬論，對於真正的中國國民是不值得一聽的，一就是三歲的小孩也看透了日本對高度，台灣，以及其他征派地所施的毒辣手段，大家都明瞭汪逆是在爲虎作倀罷了。一再其次，對於共產黨的情形，我們應該認清它的作爲，足以破壞中國生死關頭的奮鬥，在這抗戰時期中，我們誰都應該以絕對服從中央的命令爲原則。

觀察家對於美國將供給中國飛機，以及其他必需品，加強中國抗戰實力的傳說，認爲是一件頗有希望

的事。我聽人說，以前蘇俄供給中國的軍器運機，速度雖快，可是靈敏性太差。最近蘇俄將供給中國最新式的驅逐機，以期給予日本飛機致命的痛擊。

法幣準備金

談到第二個重要的元素——財力，美國的借款，當然給予中國很多的激勵，中國官場曾一再宣稱中國法幣地位的穩固。財次徐湛會說，中國法幣的發行，已由戰前的一，四四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增加到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還距離紙幣膨漲的現象還遠。中國法幣的準備金，現在已經增到百分之四十以上，除了美國以外，要算全世界準備金最充裕的國家了。

徐次長預料在日本再宣下注逆所設立的偽中央準備銀行必將失敗，他說偽中央準備銀行的設施完全是摹仿中央銀行的，它所發行的鈔票，無論中外銀行都拒絕收用，何況在華中的淪陷區裏，還有以武力壓迫着施用的日本軍用券流通於哩。最後，他抨擊注逆的新組織，他說注逆手下的走狗，從小頭目（周佛海，曾一度當重慶中宣部長）到囉嚨們根本就沒有處理財政的經驗。

孔部長的意思

財政部長孔祥熙曾說過：國庫本來不該虛餉，可是現在完全恢復了，而且已不再是和過去那樣的被人作政治攻擊的目標了。他最近對於財政和法幣的問題寫了很長的文章，說明中國國庫出乎日本的意料能維持一切的要求；課稅負擔並未增加，公債的發行也不算過度，中國的信用依然良好，法幣也趨穩定。

凡此種種，孔部長認為都不是偶然的事，遠在一九三三——三七年，早已把根基打穩固了。貿易和工業

籌設歸起來了，農村經濟的建立已經相當的成功，新的總收的泉源也找到了，所得稅實施了，厘金取消了，政府的支出自一九三三年的七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一，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大部份的經費都用在教育，文化以及經濟建設的各種事業上。一九三七年政府撥款四萬萬元實施五年建設計劃。前北京政府所拖欠的舊債，已經由政府設法解決了三分之二。

戰費

至於戰費所需，孔部長繼續說到，當以發行法幣，增加稅收，舉行借款及自動獻金等方法來解決。日本希望速戰速決。中國自始至終就準備長期作戰，所以採取的都是從長計議的步驟。

獻金運動已由國內外的國民開始舉行了，特別是從國外來的呼應。法幣的發行數額增加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今日四川，西康，新疆，廣西，雲南等省的地方貨幣，已完全取消而使用法幣了。法幣的發行權，完全操在四個國銀行的手裏。

「現在的法幣發行額還沒有到達飽和點。」孔部長還續說，「當然更算不得是膨脹啦。」

調整稅務

他又說，就一般而論，國家的主要歲收，包括關稅，鹽稅和統稅，雖然蒙受了損失，可是各種稅額迄未增加。政府決定以直接稅為主要收入，先由所得稅，遺產稅，過份利得稅或戰時利得稅等項，着手實施，中國政府現正從事於救濟難民，援助農村經濟，發展工業，鼓勵出口貿易，推行節約運動等工作。

9. 未來的中國將如何？

未來的中國將怎樣？這是在訪中戰時首都瀛別前必要提問的一個問題。在見到過許多複雜的事實後，當爲很可能的下一個肯定的答覆。中國在切望着未來的自由！在我第三次訪問重慶和第四次到達暹中因爲生存而抗戰的首都之前，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寫得如此堅決的斷語。

中國的領袖們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念，比從前更加地堅定，絕對地有把握。他們特別引以爲慶幸的是中國站立在德謨克拉西的集團裏，同時日本作滿自縛地投入險心的旋渦。他們相信在美國切實援助英國之前，日本就會毀滅了的（重慶方面關於國際情報的來源是相當的充裕而活躍的）。

財政部孔部長在嘉賓賓館的新平宴會時，櫃頭上掛了兩幅對聯，給了我很深的感動。一幅是代表一九四〇（庚辰）年的龍婿蝦在重慶岩石卡鳥的天空，正在打擊着日本的飛機。另一幅是代表一九四一（辛巳）年的蛇。中國的人民們騎在這巍然而仁慈的蛇背上凱旋蜿蜒地衝進南京的中山門。聰明的思想和穩健的確是顯示了一切的現實。

國民政府有許多舉世聞名，思想高遠的偉人，他們洞悉其他各國的瀾情，更深知中國的一切。其中之一便是前任外長王寵惠博士，席間他又重行提起我前次訪問重慶他所寫給我的一句格言，「蛇吞象」（此「蛇」和「蛇年」的「蛇」是沒有聯帶關係的）用來譬喻日本和中國，就是說日本的轉運安動，背信忘義，得寸進尺是自討滅亡，自取滅亡。

和這思想有聯帶關係的，王寵惠還班人們對於國際間大勢的轉變是極其注意的。他們以爲中國的命運

差不多完全繫于歐洲的局勢，但不論在歐洲還是亞洲最後勝利必屬于我是絕對有把握的。

王外長和其他的人，英國的卡爾大使也在內，關於英國對封鎖滇緬公路三個月都很坦直地飲服中國高超的道德和堅強的容忍，中國的信義因此上深獲世界上德謨克拉西國家的贊助，艱危的時期終于渡過了，公路終於開放了，美國爲了日本的趨附軸心，用一萬萬金元的借款來報復她，同時日本向侵入淺屬印度支那，便不得不退出南寧——雖然滇越鐵路的封鎖是一件傷腦筋的事。其實這條鐵路的切斷完全是由于法國崩潰必有的一種趨勢。

日本的拉攏德，意完全是一種貪圖小利假作風情的手段。頂有趣而不意的就是在重慶的德國官方和非官方的代表都很小心而極敏地傾向中國，並且同情中國，爲了德國的遠東地位，一點兒也不感到有什麼煩擾——或者什麼猜忌懷疑，中國當局感到德意目的同盟擴大了日本和德謨克拉西國家的破裂。她們三國想以此來激勵美國拉攏美國，而日本呢，時刻地跟美國發生擦磨和糾葛，這一點中國的官員看得很透切，日美之間惟有以戰爭來解決一切。

在任何情形下，英美的聯合足以制止德意，而那時候他們轉顧到遠東來東縛或結果了日本。

在無論什麼時候，在任任何情況下，沒有一個人希望俄國跟日本攜手。他們想德國不能夠有效地制止俄國的行動，如果沒有這制止力的話，日本決不能夠放心或大膽地向任何一個新的方向去進展（即使南下成立了日蘇協定，可是俄國爲了自己遠東的地位，決不能夠絲毫地放縱日本，何況蘇俄不是個傻瓜，日本更深怕觸怒了德國）。總而言之，日本想結束對中國糾紛的一切動作是勞而無功，自尋煩惱。

有人說重慶方面有對日本講和的論調，我却沒有聽到。連一點兒影子我都沒有聽到。

戰後將如何？

這次的戰後將如何呢？會實行狄克推多麼？會欺壓各黨各派麼？實行一黨專政麼？摒棄德謨克拉西麼？
蔣委員長以下，我都訪問過了，他們都堅決地表示不以為然。假使我訪問過反對派，也許我可以聽到許多另一方面的意見。這是自然的，一個客人常常聽到的多是他願意聽到的話，同時這些話被寫了出來是他們願意大家讀到的，雖然如此，而蔣委員長表示是充滿了熱情和真誠，絲毫不虛，分厘不諱，他說中國一向是努力于德謨克拉西，德謨克拉西適合中國民衆的需要和特性，中國的政治途徑就是與德謨克拉西的各國爲伍，共謀進退的，未來的中國，將以美國爲鑒，實現更德謨克拉西化的政府。

委員在今日是一位尊重民意的偉大的領袖。國民參政會是人民的口舌。參政員的數目由一八〇名增多到二四〇名來集中了力量幫助政府，無疑地，他們是一切民意的傳聲器，批評政府的設施，建議應有的方路，提供必需的法案。蔣先生感覺到，戰後必須召集國會，實行選舉，使一切趨於完全的德謨克拉西化。從許多別的方面，我知道了如今地方組織的改善是爲了打穩德謨克拉西化的基礎，同時也知道今日言論和行動的統制（特別是中共的言行完全爲了一黨的私慾，而忘懷了國族的危亡），完全爲了適應戰時的環境，因此上憲法的公布就不得不拖延到戰後實現了。

簡而言之，這一切都是德謨克拉西行將實現的一種徵象！沒有一個政府能夠違反民衆以全力爭取自由中國生存的意志，何況國民政府一向是尊重民意的政府哩。

據我觀察的結果，中國不是一個種種主義已經生了根的國家，同時這一次的戰爭使得集權主義連立足的餘地都沒有了。戰後中國惟有繼續努力，努力（我和別的人都相信）走向德謨克拉西的途徑。

10. 香港會抵抗麼？

大不列顛殖民地，香港的維多利亞城，巍然地立在世界最可愛的港口的山頂上，看起來似乎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去所了，可是在這表面的和平之下，正忙祿着防空和一切戰事防禦的準備。

當然，香港在平時是有些兒防禦上事的，但是現在有了中獨和歐洲的教訓在她的面前，香港當局不得不公開承認，現在對於偌大人口的防空設備，不但下敷應用，而且感到太少了。

關於日本竄進又香港的問題（目前，還沒有一個被顧慮到。）很多，第一是陸地砲位問題。我們可以說香港已有充份的大砲，在有利的地點佈置着，足以擊收任何進攻的海軍力量。按諸歷史的教訓，優秀的陸地砲隊，對海軍作戰時，其地位要比最大的軍艦為優越而有利，因此，日本或者任何國家不至會把她的海軍不惜犧牲的對香港採取這種冒險行動。

陸戰問題

至於陸戰問題，憑着香港的軍力，可以支持相當的時間，萬不獲已時，可以由九龍新界撤退到島上去，形成歐洲對英屬三島戰局的縮影。

還有封鎖問題，這是每一個人所想像得到的可能的戰術，當然，此外必有其他更猛烈的攻勢，也是意料中的事。香港是最容易被包圍的，而且可以毫不費力，不需要任何代價的把牠圍困起來，被圍之後，投降和屈服祇是時間的問題了。

時間！這是兩方必須予以詳細考慮的要素。如果用包圍的軍力不受其他的騷擾，那麼，祇要等到適當時間的來到，就可以奪取香港了。可是相反地，英國的救兵必然會很快地趕到，到那時不僅英國必來拯救，香港現在深信美國也必有更雄厚更具熱忱的援助立刻趕到。

談到包圍，港地防守當局明知敵人的海陸軍未發一彈以前，必先策動空軍前來轟炸，所以現在防空壕的開掘，疏散人口等消滅防空的處置極感忙碌。

在未詳究這些問題以前，我們應先提出人們時常問起一個問題——是不是香港真的會決心抵抗呢？

香港必定抵抗

「是的，必定抵抗。一除了這兩個答案外，我再聽不到其他的答案。關於這個問題，在數年之前，我曾先後跟二位港督，以及幾位有地位的人士討論過，我不信對於這個問題還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如果有什麼可疑存止的話），雖然香港的防禦力有限，但她已有抵抗的決心，而且已列入英國整個國防計劃之內了。倫敦並沒有期望發展現狀奇蹟，但是倫敦確曾盼望，而且已經命令香港必須抵抗到相當時間，何謂相當時期，這是軍事的秘密。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就是香港必須抵抗到倫敦的救援到來的時候。不過時間的久暫是廣泛的，而且須視國際局勢的如何轉變而決定的。」

我沒有直接接到任何的情報，但我認為這種的推測是合理的，我更相信負了重責任的必是精明而具有科學頭腦的人。恐怕其中有幾位不會十分想到他們的前輩了。過去，在香港很有一部份維多利亞時代的思慮，就是現在有些場合中，仍舊保持着這種思想，可是現在鑒於日本南進中香港不可避免的戰爭，在各防禦線上已可以看到「新」戰術的徵象了。

至於在香港已經有了一些什麼防禦工事，尤其對於防空的設施已做到了什麼程度，關於這一點，因為關於軍事秘密，我們未便多加討論，雖然我們的常識已經告訴了我們在過去的數月中，當局正忙於建築道路，裝置大砲，佈置鐵絲網以防禦敵人的侵犯，以及其他各種必要的工事，燈火管制在歐戰爆發以前已經演習過了，而且有了相當的成效，在當地的民衆以為這是類似遊戲的舉動，可是警察却很認真地來執行這預防性的演習。

諾登將軍的任務

在香港總督出缺的時候，港督一職委由諾登少將（一位著名而努力求進的勇將）代理，在他的軍事眼光中，有許多必要的設施在他的手內完成了。我曾和他有過一次茶敘，見到他處理防禦事務的那種鎮靜而堅決的態度，使我非常欽服。這裏，我必須聲明的，就是我从諾登將軍處和從其他官員方面得到的關於推進防空設備的見解，各有不同。

某方面對於現時正在進行的開掘防空隧道的工作，頗有一些批評，以為這種工程的代價很大，而其功效則甚微小。但在另一方面，有一種完全相反的意見流行着。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見，據我所能記憶的，認為香港的人口，估計約在百萬左右，現在約有四十萬人口可以由隧道或疏散計劃來保護了！對於九龍人口的估計和消極防空的情形和香港差不多。一位外國軍事專家，考察英國的設施時，宣稱這種主張未免太理想了。他認為在島上的隧道最多祇能容納二萬人，至於往鄉間疏散，他認為鄉間現時準備的住宅祇足以容納市內最易被炸的區域裏的民衆。我除了視察過各隧道以外，對於這種意見並未予以調查。不過我從最高當局所得悉的消息，現在島上有共長三英哩的隧道，有幾還在加緊建築中。

給養問題

談到給養，據當局宣稱，負給養責任的職員常保持充足以維持香港抵抗到相當時期必要的給養。我不知道所謂相當時期究有多長多久，我也不知道現有的給養，除了供給守衛的軍隊以外，是不是也供給席上的居民；目前是無法推測的。不過等到戰事一旦爆發以後，英當局一定會立即疏散現佔香港人口大多數的中國居民，他們將被遷移到九龍陸地上去，雖然要便他們完全離開新界是一件不易辦到的事。

香港在某種程度之下，無異是一中國抗戰的錢櫃，在這裏，我們可以見到很多的中國聞人，他們在此地作寓公，或是暫時的居留，在這些聞人中，我在這次旅行中所遇到的有「宋氏姊妹」，孔夫人，蔣夫人，孫夫人以及前外交部長陳友仁。

總而言之，香港對於抵抗外敵的空氣是非常緊張，而且相當的準備已經完成了！雖然有一位官員說「我們還需要六個月」，或許是指擴充防空的設備而言吧。目前的香港除了空中來往比較便利，加緊檢查郵信，增訂簽證護照和警察條例，絕對禁用照相機以外，一般的空氣，尚稱安逸，所以旅居此間的美國人，很不容易確定香港的防禦工事，到底已經進行到了什麼程度，不過我敢冒險地推測香港有抵抗的能力，而且到了必要時，將憑着他們的一腔熱血和堅毅的精神來和敵人搏鬥。

11. 香港的不景氣

假如你信任報紙的消息，你應該知道現在有很多孤苦伶仃的丈夫居住在香港。在強迫疏散期間，有很多的太太們被從香港遷移到澳大利亞或者其他較遠的地方去了。這件事可從香港時時舉行的農衆大會裏，羣衆要求准許他們的太太和子女們回到香港來的呼籲，可以證明的。

政府對於這種要求的回答是「不准」，可是有些人的太太爲了某種理由規避了強迫疏散的命令，仍很安逸地居留在香港。服從法令的人們反而處於不利，故意牽延時日規避法令的狡猾者流倒得到了便宜，這是多麼無意義，多麼欠公平的事情呢！

實際上，對於偶然訪問香港的旅客，一點也看不出已有很多的婦女們離別了此地的事實，每晚，香港飯店的舞場上，你可以看出那裏並沒有減少跳舞的女子。在街道上，在維多利亞城和九龍之間的渡船上，你可以看到更多的婦女。這些婦女大多數是英國人，這是決不會錯誤的。但是則妻離子的丈夫們的訴苦，也不是無理瞎鬧，所以我們祇好假定大約在第一期的疏散期間，恐怕祇有很少數的英國男子別離了他們配偶的女性吧。

政府的態度

港政府的態度以爲時局已暫趨穩定，所以目前無再強迫其餘居民疏散的必要，不過以前懸佈的疏散命令，似乎還沒有到撤消的時期。當然，被疏散的婦女——不像美國婦女那樣肯遵守政府的一言一動，多少

帶些出於自願的形色——是由政府津貼的。可是她們訴說政府給予他們的津貼太少了。無論如何，在不受津貼的美國人看起來，已比較沒有好得多了。發半圓，是英國人獨具的特性，所以留居在香港的孤單的丈夫們和遠離在別處的太太們，在各地發出了不少的怨聲。

至於其他的緊張情況，在香港是不難遇到的。第一，旅客要到這塊領土去旅行，首先會遇到領取護照的麻煩，當他每次要經過這地方的時候，每一次都得換新的護照，我這次的旅程是由上海到香港再到重慶，又由重慶到香港到馬尼刺，再由馬尼刺經香港轉回上海；共領了三次護照，每次都得換一個護照，後來我發覺每次祇須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的准許就領到護照了！

領護照的手續

護照的簽發權，當然不在美國官吏的手裏，不過他在各種手續上，能有一講話的權柄。如有一位美國人在上海欲請領到香港的護照，必先由上海英國當局電知港地當局（其電費由請領人担負），得其許可。港地當局再將請領人的姓名轉告美領事。如果他置之不理，那就領不到護照了。如果他說「可以」或者其他類似的語辭，那是十之八九，護照可以領到手的。

在重慶的時候，中國政府的人員告訴我說，他們曾勸告美國的教士離開淪陷區到中國來。教士們願從他們政府的勸導，準備從香港撤退過去，而且中國政府準備允許他們免費乘車，但是香港竟和甄頤那樣的狹窄，使這班教士們無法通過。

英國人對於這件事是不會有什麼特別成見的，他們所以這樣作梗，對於美國政府的態度是有相當關係。根據我的印象來推測，美國不但要中國淪陷區裏的僑民，而是要所有在中國境內的僑民一概回到美國去。

所以與其說教士的不能通過香港是港政府的作梗，毋寧說是美國一貫消極態度的現實。

領到護照來到香港的人，仍舊免不了許多麻煩。有一位從上海來的美國人因為攜帶了三封書信到這殖民地來，竟被處罰五十元港幣，約值美金十二元五角。事情是這樣的，有一位警察上得船去，問他帶了信件沒有，他老老實實的回答「有的」，並且把那幾封信交給了那位警察，結果竟被拘留，照例該處以百元科金，後來認罰五十元了事。當夜，他在香港飯店裏和香港最有地位的一位太太跳舞。這三封信是上帝某艦長托他轉呈 蔣委員長的。但英人不願他們的檢查制度被人詬訕了，雖然帶信的人是不熟悉這類禁例的，也祇好活該。

戶口登記

如果你在香港逗留的時間要在四十八小時以上，你必須要到警局去登記戶口表同時繳呈本人照片兩張。這規則和在香港實施的其他各種規則一樣，都是很簡單而容易辦到的，假如忽略了，又被他們查了出來，那可不是一件鬧着頭的事。香港還有許多新的規定，例如攜帶照相機等等的規定，履行這些規則和違犯的處置情形也和上述者相似。對於照相機的取締情形，香港無異形成了日本第三，至於所以要如此取締的理由實在欠明瞭，因為香港是風景地點，過去數年中，幾乎沒有一處地方不被人攝影的（大概現在已成爲要塞了吧）。

現時香港的物價昂貴。以前大都把從自由港口購得的衣服和其他物品贈送從遠東其他各地來港或由港往他處去的客人，現在這種日子已經過去了。除了幾種奢侈品外，香港仍舊是自由港，不過物價是一樣地昂貴。不想物品如此，他如房租和影戲票價也莫不如是。沒有讓價的供人玩賞的風景，祇要你搭了爬山窟

車或沿着環繞山頂的大路散步的時候，可以使你飽覽暢眺。

我所選擇觀覽風景的方法是相當化錢同時也是緊張的，因為我是坐飛機到香港的。飛機一舉從別地起飛，瞬間才到達此地，因為這樣才可以在黑暗中偷越日本飛機最活動的區域。當你走進了港口，看到了山頂和沿海的風景，已足以使你心醉神怡，但當你坐著飛機俯視着島上的夜景，更會使你驚嘆不置，任你搜索枯腸把你所有形容珠寶的古典和詩藻用出來都不足以描寫這一幅晚景。

香港的生活沉悶嗎？

香港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的沉悶了。對於這一點，當地的居民也都承認，但是同樣地，他們在還沉悶的時候，似乎有極非常的享樂。最近最少聽到有因工作過度疲勞而死的了；網球，游泳在道半熱帶性的地方是四季都適宜的運動（雖然有一個時期對於那些不習慣英國惡劣天氣或常在英國熱帶領土裏居住的人們認為是寒冷的天氣）。戶外運動，如賽船，橄欖球，足球等，種類很多。我雖沒有親眼看到，我敢說單地上的足球遊戲在香港是不會沒有的。此外還有一兩家第一流的電影院，稍次一等的電影院也極多數。跳舞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中都可以享受。開球海濱去的公共汽車，足以和爬山電車媲美，都是到風景地點去的便宜的交通工具。

假使戰爭忽然爆發了，那些香港萬公先生們將怎樣？這個問題恐怕還沒有一個人願慮到。但並不是祇有香港近來有這種情形呢？

12 日本南進

經驗過萬里寒冷的防空霧，見到了戰時香港的官樣文章以後，馬尼刺金色的太陽，翠綠的椰子樹，閃爍的流水和平坦的曠野，使我感覺得好像已經到了家鄉一樣。人們在遠東各地旅行了幾個月來到此地的時候，感到非列賓是美國的一部份一樣——現在的菲列賓民衆，比很久很久以前更覺得他們是美國人了。最後，日本的陰影籠罩住了這含笑的島國，雖然它很快地走過去了，可是留下了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當我在一九四〇年三月間訪問菲島的時候，以爲一切中國的經驗快要臨到菲島和菲民嘗試的時候了。不料現在的情形與前顯然不同。

菲島人民初次看到了一新秩序之的景象之後，還想像不出日本究竟將在遠東幹些什麼，不過他們隱約地也看出了一些道理。日本忽然對非列賓移民律的忿恨，日本在越南的行動，日本對於荷屬東印度的注目，使他們可以約略地看出，雖然不見得完全的明瞭，假使沒有美國做了馬尼刺和東京之間無形而有潛力的籬壁恐怕他們也免不了厄運的威脅。

美國做了日菲之間的籬壁

美國成爲日菲之間的籬壁的事實，至少已經在有知識的菲民的知覺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然，在程度上還免不了有些懷疑的地方。非列賓人民素來是自重的。他們對於脫離美國而獨立的思想認爲是應當的。可是他們也深刻地明瞭，在這世界紊亂的時期中，假使菲島和山嶽叔叔斷絕了關係，他們的經濟和軍事

前途是非常悲觀的。當前的問題是「怎麼辦？」

一般的感覺認為世界局勢的演變是如此的迅速，所以華盛頓方面，不論最後的結果如何，不得不把菲列賓列為整個國防計劃的一部份。美國原允許菲島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獨立，為期固已不遠，現在又忽然延長了。其理由是由於局勢的加速變動，此間人士都知道恐怕在一九四六年的夏季之前將成為決定「或者是戰爭的決定」的時期。

可是這樣却阻礙了菲島的國防計劃。菲列賓原在美國退伍的陸軍軍官麥克阿瑟司令的指導下，已經有了五年之久的國防建設（大多是軍事方面，而且是以徵兵制為基礎的），但現在已完全停滯了。美國某軍事評論家說「原有協約的規定，擬以八千萬元的代價，於十年之內建立菲島「金湯之固」的國防計劃，完全廢棄了。」這種論調固未免失之過甚，可是可以從這種評論中看到一般的意見。

菲島一九四一年的軍事預算被紊亂了

菲列賓一九四一年的軍事預算，已被紊亂得七零八落，這是無可隱瞞的事實。一切預算都被減低了；職員薪額項被減去了一，二，三〇，〇〇〇元，軍火項由三四四，〇〇〇元減為七三，五〇〇元，海外巡邏，大砲和信號，以及化學部隊的武器及配備由七五〇，〇〇〇元降至一一〇，〇〇〇元。訓練程序縮短了，初期訓練的預備課目也取消了。軍官訓練學校改組為預備軍官大學。

同時奎松總統，以前是異常熱心於國防建設的，現在却顯然的變成了冷淡態度。這或許是由於奎松的體格轉弱所致。因為他本來是體格魁偉，既勇敢的人，否則，一定是因為他從此以後不再需要出面和列國應付而感覺了滿意。

顯然地，非列賓正發生着經濟危機，所以不得不縮減軍費吧。非島雖仍和美國繼續貿易，可是椰子的出口滯銷，糖的銷路不暢。再加以其他因素，例如美國的領事旅居中日僑民，本地的選舉運動，都足以使一九四〇年最後三個月的經濟顯示暗淡的構況。這些雖是顯明的事實，但其理由，却頗淺得很。無論現代或過去的歷史上可以證明從來沒有有一個國家會因現金缺乏而中止軍備的。

較諸實際，非島的歲收，比較經濟豐富的國家並不算豐。美國以聖誕老人的姿勢撥還椰子捐稅約二千萬元左右，足以抵消整個預算五分之一的數額。這件事固然能博得非列賓當局的欽佩，可是他們喪失了自己建設國防的熱忱，以致非島的領袖們寧願催促美國速即派遣她那擴充的國防軍隊到島上來。爲什麼？

依賴美國

非列賓的必須依賴她向之請求准許獨立的國家，這件事到了現在更見顯明了，這就說明縮減軍費唯的理由。軍事的必須依賴美國已公開的承認了，經濟方面的依賴情形也快要實現了。至於政治方面，現恐怕不致於有什麼坦白的表示。

一件意外的事發生在非列賓。羅斯福總統核准了非列賓的憲法修正案，而且准許奎松有聯任的可能。很快地，非島報紙對於奎松總統和高幹顧問會動歡起了一陣騷擾，甚至宣稱羅斯福總統除了核准憲法修正案外，別無選擇。數星期後，非島舉行空前熱烈的歡迎會，歡迎國會議員余魯的回國，在非島眼中，是外交的勝利者，因爲他獲得了美國對修正案的簽字。奎松總統不置一辭，但親自出席了這歡迎會。

余魯被演說，力言修正案足以加強非列賓民主憲法的力量，但要求人民一應真誠地迎接一切的可能，應和美國人民合作，並須時時準備等到結算日期的降臨。

接受了美國的恩惠

他說：「又是一次，我們接受了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恩惠！德謨克拉西今日正在作生死關頭的戰爭；我們都希望美國不會被強迫參戰，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國家和美國能繼續在和平地活着。但我們不能確定，在將來我們仍有保持和平的希望，若她忽略了相反的可能性，那是一件危險的事。」

此間人士都認為在他的演講中，會有很多的暗示。非民都感到煩惱，萬不得已時他們願和美國站在一起——不過在他們是另一種說法，就是他們希望美國能和他們站在一起，同在一條戰線上。

我曾和麥克阿瑟將軍談過一次話，雖然這一次不是普通的訪晤，但是麥克阿瑟將軍必須依靠他親手訓練的軍隊和美國的飛機和艦隊是無可圖購的事。此間美國僑民盛傳，軍港裏已有潛水艇，驅逐艦，巡洋艦，並且有飛機在夜間飛到了菲島，有資格的觀察家告訴我，對於即將運到的美國的援助不必予以誇張，因為有限的人都能看到的。不過不久將有更多的軍用品運到，這些都是目前所需要的東西。

13. 馬尼刺與美國

近來有一個很普遍關於非列賓的問題，這都是受了日本的危害，經濟不景氣和世界一般情形影響的結果。這問題的中心思想極簡單，可是把它歸納到一個問題，却不容易，所以不容易的理由，容後說明。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是否非列賓將回復到美國的附庸地位，抑或繼續她謀取自由獨立的目的？」

在這個問題裏還包含着一些小問題，例如，「非列賓是否將要求美國保持她的原狀？」，或者「美國是不是願意永久違背非列賓的志願？」，「對於後者，高等顧問舍爾以及其他負責人員一定會堅決地回答「否」，因為美國的道德責任是在給予非列賓人民所要求的一切，如果他們要求不已的話。

鑒於非列賓的獨立地位，非列賓較太於非列賓的強國——假定是美國——來保持不可的顯著事實，究竟「獨立」，這個名詞對於非列賓有什麼實際意義沒有，這也不是一個不重要的問題。

「復審主義者」

非列賓人民的腦筋，似乎比以前更有思想了。他們裏思想的事情太多了，可是能使他們感到愉快的事却很少。從表面上看起來，在非列賓似乎有一種傾向於「復審主義者」的趨勢激動着，所謂「復審主義者」，就是那些主張與美國分離的問題必須重新審查的人們。這種態度，多少得到奎松總統或其他領袖們的贊許的。

但是奎松總統在一九四〇年元月對國會的演說是與這種態度相抵觸的。在他的演辭中，他宣稱：「本

是堅決反對德羅在的政治計畫。延遲是到一九四六年以後。一、是年關於選時期的美憲立法若不獲上下兩院大多數投票或修改時，非島獨立已成問題了。

假使這位菲島領袖改變了態度，那我可沒有看到相反地，去年三月三十日，我們聽到他對海政大學學生們的演講，更為猛烈。他說：「在菲島人民為自由而鬥爭的時候，有一件事是決不放棄的，那就是自由的實質。……我願會詳談盛德於一九四六年後繼續維持非美友誼關係的菲島人民，他們這種立場是錯誤的。……同時副總統奧斯門最近曾說：『我們如果要對得起我們的歷史，就無返顧的餘地。』」上議員余魯宜稱：「我們的爭取獨立，祇有前進，不准後退的。」

戰爭的恐怖

和這些言辭相反的事實，是非列賓深懼該島不久將成為戰場，雖然在過去她會講過很多勇敢的話可是她新的國防機構決無持久的實力。閃電戰術的教訓還不會忘記。同時，經濟的不景氣，也使她顧慮到假如和美國的市場隔絕了的話，那麼不幸的事情必將降臨到非島。

馬尼刺現在感覺得世界局勢變動得太快了，任何人不應再猶豫於是否接近美國的問題。以緊急的局面而論，道德感覺或許是對的，但這決不是一種永久政策。事實的底蘊是這樣的，非列賓人民以為美國的援助是不得不接受的。這樣，他們以為可以繼續他們的獨立運動，同時使美國以微弱增進力量來執行責任。

這就是非列賓人民入既要馬其承，又要馬兒不吃草的願想。他們對於渴望已久，現時又因緊急局勢而的存任而打消的獨立運動實現的殷切，固屬情有可諒！但是我們也應該很公平的問一聲，究竟他們對於美國為了應付目前危機而不得不將原定的政策緩延一下的事實看明白了沒有。不錯，在最近將來，等對局

勢日漸惡劣化的時候，一切問題不難迎刃而解；但是假如這種危機渡過了，那麼，菲列賓對於獨立問題，時間便更形接近了。

在菲列賓今日的政治人物中，很不容易選出具有建設頭腦的領袖。人們都相信奎松總統的健康，近自更見衰弱，對於這緊張的局面恐怕支持不了。由選舉運動選舉出來的繼任人選必定會使菲島分裂，而這次選舉競爭的結果如何，又無一定的把握。

菲島領袖人物的態度

沒有一個領袖人物肯對一九四六年的「獨立」作任何讓步，一切現階在討論中的修正或調整的方法，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希望，有人主張應伸予菲島領土主權，但他們又不知道對這主權應該如何下定義；似乎每個人都同意的一件事，是菲列賓除了國際關係以外，對於移民律，進出口稅，貨幣以及其他重要事件，都應該有完全的自治權。在現代戰爭所需要的代價之下，恐怕華盛頓沒有人願對這種主張担負責任。

關於美國和菲列賓將來的貿易計劃很多，菲島在美國位居第五的好顧客，在一九三九年曾承銷美貨達一萬萬元，不幸這種計劃的前途，遭受了貿易優先權繼續的限制。菲列賓獨立法的成爲事實，主要的是受了美國利益的支持，與這利害有關的美國人都願菲列賓的糖，椰子油，以及其他出產，不列入特惠關稅待遇之內。

從美國到馬尼刺去的經濟消息，並沒有任何改變的徵兆，相反地，關於美國某些商業已顯露排擠菲列賓出產的徵兆的消息却很多（菲島椰子銷路的滯鈍亦是其中原因之一）。一般人相信到了一九四六年，對於現時貿易的紊亂情形必將有一番調整。因此，最遲在一九四四年必須召集貿易會議解決這個問題，很可

能的非列賓屆時會將以後幾個月內對歐洲和中國的貿易發展一同提出來解決。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說非賓列在過去的幾個月裏，已由遠東可能海軍戰場中的顯著地位，轉移到不甚注目却更形重要的地位了。這是此間關心非島局勢的人們普遍的觀察。他們以為既然，非列賓除了斷絕要求薩盛頓變改一九三四年國會通過的非列賓獨立法案的規定外，更沒有其他的決定態度可以採取了，那麼對於「獨立」的暫時展延是合理的處置。

這當然是最有感覺的態度，而且是解決非列賓的將來的第一要着，可是這件事的實現，正和過去幾月的情形一樣，不見得有多大希望。所可能則，遠東的危機不會和以前那樣的緊張，因為非列賓人民可以告訴日本，山姆叔叔從此以後，必須保護非島了，這是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深加考慮的。

（「今日之重慶」完）

我回到美洲

1. 「我喜歡美國」

在遠東住了九年半，一旦回到美國利用汽車到各處跑了一趟，是誰都高興的。在剛結束了這九年半的僑居和一次旅行的開始，不勝感慨系之。同時在我的心頭充滿了這麼一種念頭——「我喜歡美國！」

那的確是一種希奇的觀念，因為遠遊在東方，尤其在中國，一提到回國，往往感覺到一楞，生活在中國（除掉在那紊亂的時期）簡直是優哉遊哉，無憂無慮，一切都可以由聽差下人侍候得週週到到，大可「兩耳不聞世上事」，有時候忽然想起屋裏的灰塵還沒有拭，盆碟還沒有洗，那更是多慮的了。

遠東發生了戰事以來，在有些國家裏，汽車運輸依然發達。不過，現在中國的公路——除了那遠遠的自由中國——除了軍隊，已經是普遍禁止通行，且不論那是軍運的影響，抑或是僑民的被炸，反正那些公路都無以為罷了。就拿日本來說，到什麼地方去找汽油呢？印度支那已不再是旅行的好去處。祇有菲律賓，和美國，據我所見，仍舊是汽車的天堂。久別了這個國度，不料公路有如此驚人的進步，路是更堅實，平滑，寬敞，筆直；車子跑起來更舒適，更迅速；各處可以洗刷，修理，加油，停放，因此有一個奇怪的字眼，「汽車旅館 Motel」，居然被普遍地用了起來。

最新的「汽車旅館」，其招待之週，設備之全，出乎意料之外。他們採用了從前汽車蓬和雜貨大飯店的一切設備，而去了那一切弊端。汽車停下來，先去我管事的領子去看一幢幢的小屋子，旁邊都有一個停車間。然後付掉一夜的房飯費，登一登簿，便可以進屋裏去休息，招呼得極其周到，非但無需乎小費，而且第二天早上，決不致誤了趕路。有些地方還要舒服，有水汀，冷氣，洗澡間以及一切大旅館裏應有的設備（只是沒有便條紙），有時就在林子裏泉水從門前流過。那些地方特別乾淨整齊，比旅館裏要靜得多，在平常旅行常遇到的煩擾和不安這些地方決不會有。最痛快的莫過于要走走，要停就停，不受絲毫的約束。許多的旅館，似乎簡直不明白自乘汽車的客人和從火車上下來的旅客的心理和需要不是一樣的。

在美國公路上旅行，最痛快的一件事要算用油的絲毫不用操心。

一般人所提出來的問題都是很切要的。我很想把最近電氣的局勢寫出來了應付所有的詢問——我相信因為他們的急求明瞭，每人都會要讀的——同時平常談話的時候，也夾着不少的這類問題在裏面，頗有點兒苦于應付。這是很顯然地，九年中以來的廣播和世界局勢的演變，已經使美國人的頭腦和觀念起了很大的變動，九年中以前正是日本侵襲東三省不久，料不到時用一轉便走遠了。從東方來的人一想到汽油便會毫無理由地發生一種抑制不住的情感。

三個月前，我在重慶，那裏沒有一個朋友可以有一輛私人汽車，即便是政府官員的汽車，每輛每月限用二十加倫汽油。日本也不見得強，他們爲了窮，曾把大量的儲油賣掉換取外匯，來做她那殘暴蠻橫的消耗。那便是戰爭，以及由于戰爭必然地產生了經濟的窮窘，假使美國參與戰爭的話（美國人異口同聲地承認是可能的，必然的），那完全是爲了世界的正義，文明和進步。美國有許多理由需要奮鬥一下，只是爲了保全固有的一切已經頗值得跟敵人一戰了。

2. 在墨西哥

墨西哥的新興的汎美公路是一條最堅固的「最先看到美國」的理想的地盤，與其說是爲了美國一個，無寧說是爲了北美全部。世界大勢的趨向，合上山姆叔叔這南方富麗佳華的美鄰都相信這個說法。

雖然似千萬人曾走過這條公路，其中頂有名而且曾轟動一時的奧爾副總統華勒斯，他的此行增加了墨西哥對美國的好感不少，可是這沿此公路往墨西哥去旅行是一件很痛快的事物的仍舊很少。對於一個剛從遠東來的人（就如作者），這一切的事覺得着實有趣！——墨西哥和美國遠東的菲列賓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我會向美國大使佐西法斯提到這一點，他立刻笑起來道：「菲列賓總統奎松來此地的時候也曾這般說過！——相同的地方還有西班牙在言語，思想，建築和習慣上的影響；熱帶的氣候和草木；人民的態度和表現；兩地最相似的要算此地趨向于美國化的努力決不亞于在東方的那羣島。」

駕車去墨西哥得先領一份旅行證和一張車照，否則在拉累多沿路會有許多的不便。邊境上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進出。墨西哥當局祇幾分鐘的工夫看一看車照，查一查行李；檢前面去的第一個大鎮是蒙泰累，在這裏很簡單地查一下各種證件，在到達墨西哥城的近郊也要這麼看一看。回來的時候，蒙圖在拉累多要檢查行李。反正這一切都很容易，而且用不着護照或過境證。

墨西哥城需要也歡迎旅行的人，車子到城的時候，會碰到很多導員（他們是受了旅館業公會的鼓勵）來招待這些外來的人。我討厭他們，即便他們不勸我去下他們可以拿佣金的旅館，也是一樣地置之不理。據我的經驗，墨西哥城跟別的許多大城比較起來，簡直沒有需用導員的必要。我只有一次，在朝鮮的

城，曾雇過嚮導員，那倒不是在乎他那殷勤的服務，或許是爲了要知道朝鮮人對日本人是如何想法。

沿着那狹而擁擠的馬德羅路，一墨西哥城的第五號路，旅行的人需要些什麼，在這裏卻可以找到，從墨西哥的特產珍品到美國的冰淇淋蘇打。這城裏充滿了生氣和色彩，而且高興的時候，很可以出城去看那些有名的奇蹟，如神秘的稜塔，一個失傳的民族的遺跡，或者到藝術家文人常到的小德士古山去，墨西哥今日利用阿卡浦爾科港來前膽夏威夷，後顧大西洋。

恐怕關於墨西哥的現狀，一句話便可以說完。在新總統卡馬卓的治下，大家都在希望着從速跟蔣盛頓解決一切懸案和改善對外國人（尤其美國人）的態度。雖然這是很明顯的，激進的國家主義者和比較平和的共產主義派和從前一樣地仍有相當的實力，但，當我在那裏的時候，一家電地的美國週報警告墨西哥，如果她的行動再不放緩一點兒，她將發現她自己無法吸引美國的資本，不錯，她們關係是相當的友好，而爲了歐洲，甚或遠東的局勢將連累到真堪設想，到那時候，他便無以爲力來借貸給南方的狂鄰了。那似一個很可注意的推測，但墨西哥好像覺得不便行動得太快，固然他們當中不少人士主張改進國策，而對世界的危機並不怎麼關心，他們只記得非列賓的自信並不因日本在中國的戰爭而動搖，可是當印度支那變成日本侵略據點的時候，曾感動了一下。

無論如何，除了這漠不關心的態度之外，也有許多的例外。在一個山邊的小鎮上，一個墨西哥的茶房曾談判希特勒的德國間諜們分別深入墨西哥各大城鎮，各大據點，測繪地形，以便據此佔領墨西哥，而作爲攻美的一個根據地——或許讓日本來做這件工作。這說得有點兒離奇，但未必是無稽，而且道聽傳聞來源並不平常哩！有很多的俄國人潛伏在墨西哥，那是毫無懷疑的事實，可是他們多不在墨西哥城裏，在邊遠，偏僻的地方。竟會常有出乎意料，一般以爲不可能的離奇事情在許多的地方出現過。

3. 美國想些甚麼？

自上海歸來的四個星期當中，一直沒有閒過，走遍美國和墨西哥。今日一般人對兩洋間的國際局勢之注意是從前所未有的。歐洲的動亂最先引起他們的關心。至于過去不大留意的地方如中國，日本，滿洲和澳大利亞，今日都特別地感到興趣，因為現在這些地方的一動一靜跟他們本身有着切實的關係。

這種關心國際情緒的高漲，其背面有很大的理由。這決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所致。那完全由于北美的一班人都感到這世界忽然地變小了。現代科學在無線電和航空方面的進步，却是很不幸地和世界的危機，可怕的動亂並駕齊驅，那是毫無疑義的，無論在什麼地方，沒有一個人能夠確定那最可怕的流型線的戰事在什麼期間裏將不落到自己的身上來。

今日在美國認為最大的問題要算如何支持英國，使得她決不至失敗。決不能讓英國在世界上站不住腳，這是自然的趨勢和美國政府的態度。同時美國人在墨西哥做了不少工作，打算一旦取到手，作為攻取美國的根據。美國人希望不參進歐洲戰爭的漩渦，而願竭力地支持住英國和中國。竟究竭力支持英國和中國要用多大的力量，到什麼程度，連他們自己也莫明其妙。當然在原則上主張儘量地擴充軍備的生產，以供英美華的需要。

前任總統胡佛最近廣播說：「假使我們與這次戰爭的話，我們就得誠懇地去參與！」有些不以爲然的人便表示，美國事實上已經在戰爭中了，更進一步的僅是行動緩急的程度吧了。他主張最終必須直接打擊德國的陸軍，同時指出美國的準備尚不足以應付這艱巨的奮鬥。雖然他代美國「更多的時間從事預備」

的政策舉出了國際的理由，他的意見是和平的動聽的，可是很接近孤立派的意見。

這和一般認海軍護航無異自動參戰，必須派遣大批美國軍隊的意見顯然不同。紐約時報次日在社論上回答說：「護航這件事關係着我們自己的冒險和利益，但不必因美國人們的意見，或因我們戰略家的判斷，以為這樣的舉動是無用的，是愚笨的，是不可能的，而對派遣軍隊一事多所猶豫。」換言之，美國對於這事完全有自由處置之權，她在過去已做到相當時間，而且應付戰爭的更大方法的和平形式問題，可由美國依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逐鹿場合，自己來決定的。

日本正以焦慮和特機而動的眼光在注視着。日本之所以不敢南進，簡單的而且唯一的理由是懼怕美國海軍，因為美國海軍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很快地移動到馬尼刺根據地或增援新加坡。當然，美國海軍當局，盼望着日本前來挑戰，日本也明白這種情形，所以決不肯無端惹起這種衝突。美國民衆和海軍巨頭一般的感覺，以為美國足以一方面應付大西洋的糾紛，一方面仍可抽出的力量在太平洋擊敗日本。因此，任何深恐美國在太平洋失去決戰地位的憂懼心理，大概不致於會阻撓美國的援英助華政策。同時，因瞻雙重威脅，再加以美國工業有按照戰時機構調整的必要，以致政府的設施有相當的緩滯，一半由於政府的行動不願走在輿論的前面，一半在於奪取時間，俾能加速製造軍艦和轟炸機。

（「我回到美洲」完）

今日之重慶

六四

(全書終)

外人眼中的新中國

1. 重慶的印象

Paul Monroe

重慶是今日世界上受着了摧殘破壞的京城之一。雖然去年蒙受日本轟炸的損失極其嚴重，而重行建設也是極其迅速。偉大的莫過于新的建築都拋棄了舊的缺點，採用了新的方法。重慶從前的房屋都是四五層樓，現在的却多是一兩層樓的，所以在表面上看起來有很大的不同。新的街道是那麼寬闊而平坦。新的建築都是十分的良好。像從前一樣地利用土磚蓋的房屋極少極少。

關於中國抗戰的情形，美國方面的新聞報道得相當的詳細而且真實。中國依然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像日蘇協定這類不意的事情很引起一般的注意，因為這影響到他們的要比影響到我們的重大得多。這協定有兩大缺憾——站在美國的本位上或許不至于看出。第一，這協定是脆弱而胆怯的，並不是堅強而勇敢的；兩方深怕自己的弱點被對方抓住，同時蘇俄和德國的友好，是維持不住的，日本怕英美的。第二是影響中國的，對於美國沒有多大的關係。蘇俄和日本打算進攻印度，印度支那和荷屬東印，必定要瓦解了那分化侵略實力的德謨拉西的威勢。在中國有幾件以重慶為中心的別的工作對於美國人要比日蘇協定感到有興趣得多。一樣是政府輔導而成的工會，政府和國家銀行會大量地投資，由孔祥熙博士和負責政府財政一樣地領導着。工會限一般商營的企業不同。他們的機械由政府協助着從沿海區域經西部運入。沿嘉陵江佈滿了工會的各種機構——棉毛紡織廠，鐵工廠，鍊銅，鉛，鋅廠，油廠，植物油化鍊燃料廠，紙廠等。在偏

僻的普通執行者不至于去的鄉野裏現在至少有兩千以上的工合單位，工合紡織工業的主要出品是軍用和難民用的毛毯和棉織物。別的有很多是製造火柴，植物油，食品 and 金屬小零件。工合今日急需着美國能給予他們援助，是極其歡迎的。

另一件是跟我們青年會相似的新生活運動，這組織是蔣委員長夫婦為軍隊，官員，青年而創立的，的確有益于生活的各方面，這是日常生活和秩序在道德上基本的守則，是合古代孔子倫理的學說和基督教的道德觀念而為一。新生活運動和青年會一樣建築了會所，裏面有游泳池，遊戲間，健身房，寄宿舍和其他一切必要的服務。在一個像中國的這樣國家裏經濟是如此的困難，現正在跟一個較強的外力作殊死戰居然有這樣的運動在進行着是可佩的。這運動由黃潤霖主持着，他是位留美的學生。新生活運動現在有三百多的中心單位，在過去曾發展到一千七百之多，普及到所有的縣份裏。但戰事發生之後，政府的許多官員由張國家一切的力量當化為軍事的力量，所以新生活運動的單位降低了下來。

每一個人都在中國，尤其在重慶所得影響最深的是算工業的擴充和民衆勇敢不屈的精神，他們迎受着日機轟炸的摧殘，其遭遇正如英國人。惟中國的軍力並不似英國和德國，是不及日本的強大。中國千百個村鎮和城市都蒙受了轟炸的損失，但決無間退却，投降或委曲求和的表示。

中國最急切需要的是物價的穩定和運輸的改進。美國最近撥予中國的五百萬金元的借款惟能幫助中國外匯的平衡，却不能幫助中國國內金融的穩定，以及物價的平準。在這裏（重慶），一包美國香煙要賣到十四塊錢，同時米價較戰前高了十四五倍。糧食並不是缺乏，至於一切商品價值的高漲完全由于運輸的困難和日本的封鎖，等到運輸困難的問題解決了之後，物價或將有回復到原來水準的希望。

2. 談中國共產黨

H. Edgar Ansel Mowrer

「抗日戰爭繼續之目的在謀取中國之最後勝利——蔣委員長和中共之間決沒有磨擦而發生內戰的機會，雖然美國人士中也有不以為然的。」

這地方是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談話者是宋子文，中國的第二個人，委員長派駐美國的私人代表。

「這磨擦不至於繼續麼？」我問。

「這磨擦不至於繼續。同時這磨擦是在防止着繼續延長下去。」他的大而有神的面忽地變得嚴重了。

「爲什麼？」

「十年來，中央政府和中共的衝突直到一九三六年的聖誕節在西安雙方才算得到了諒解。當時的中共簡直已經難以立足了。他們所有的軍隊，武裝的祇不過三萬人，他們可是很能够把握住一部份的青年。」

「關於這一點，先生作何解釋？」我追詢着。

「他們揚言改善土地法和對日抗戰，當時委員長發動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戰鬥——總之，那是很顯明的，惟有蔣先生能够領導着全國上下來作長期的艱苦的抗日戰爭，正如閣下所說，各方面都因此一致忠誠地服從委員長了。」

「不能算少的中共的勢力擴大嗎？」我辯駁着，「先生估計他們現在的軍隊究竟有多少呢？」

「材料最近指責他們「非法擴充軍隊達五十萬人」。我不相信中共武裝的士兵多于二十五萬人。」

「這在全中國的軍隊裏佔百分之幾？」

「大約是百分之五，中國有五百萬的武裝同志，或者，假如你樂意的話，就算其中祇有一半是精兵，那麼中共的隊伍算是佔了百分之十，這樣坦然的數字，或許比真實的要多得多。」

「他們的作戰能力如何？」

宋先生翻了一下。「他們一直打游擊戰，表現很不錯。他們從來沒有能够作陣地戰。不是因為他們缺少勇氣，他們倒是很勇敢的……」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等他說完，我搶着問道：

「如果沒有中共這支軍隊，中國會不會脆弱些兒？」

「那麼一來，中國算是少掉了一部份合時的游擊部隊，可是因此在軍隊裏可以減去了內部的磨擦。」

「那麼是由于內部磨擦破壞了兩黨的妥協？」

「當然嘍。」他笑着。

「可是中共把握着些民衆呀？」

「我沒有說他們沒有把握着，我說他們現在把握着的沒有在抗戰初起的時候把握得多，你知道的，共產主義，純馬克思主義不適于中國的民衆，中共談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以號召的是孫中山的主義，不過用另一個名目而已，他們當中有很多忠誠愛國之士，我可以指出不少。」

「現在讓我替你再沏點茶。」他端起了茶壺。

「够啦，謝謝你，讓我們再談些問題吧。」我問道：「中共和蘇俄的關係怎麼樣？」

他躊躇了好一回兒道：「說他們從蘇俄得到金錢或軍火不是事實。但他們確是獲得了道義的聲援。」

「他們接受莫斯科的訓令麼？」

「我不能證明，但人們這麼說，同時這似乎是自然的。」

「在中共的軍隊裏有蘇俄的密使？」

「我聽到的不是俄國人——是些第三國際和莫斯科取得密切聯繫的中國人。」

「爲什麼蘇聯委員會長又弄破了這創傷，命令一支打算跟別的中共軍隊取得聯絡的聲勢浩大的軍隊，新四軍，調離上海附近和黃河北岸呢？」

「一支聲勢浩大的軍隊？這並不是一支聲勢浩大的軍隊。全部新四軍武裝的還不足一萬人。」

「蔣將軍是不是有意思利用戰爭來壓制中共？」

「決無此意，新四軍的解除武裝是由于違反法令，冒犯綱紀，而決不是爲了他們是中共的軍隊。但大家傳解圍時上海一帶的情況，不錯，自然的，中共在擴充他們的實力，播傳他們的主義，同時那是當然的，政府一定反對如此做作的。」

「爲什麼在最近的這樣對付中共之後，委員會長仍然接受蘇俄的援助呢？」

「因爲莫斯科承認委員會長指揮中國全部的軍隊，同時相信他是領導全國抗建的惟一的人。」他微笑着道：「中共諸領袖須受他的指揮和領導。」

「先生會不會以爲英美政府有意挑逗委員會長來壓制中共？」

「決不會。所有我們的英美友人都是希望我們國內聯合一致。」

「是不是中央和中共之間目前或最近將有一次避免不了的火併？」

「我沒有這麼想。中共是在努力實現其共產的主義，不是真的迎合中國民衆的需要。在我們打敗日本，獲取最後勝利之後，你可以看到中共變成了自由而開明的政府裏的激進黨派。」

【Des Moines Register—Tribune】

3. 馬可波羅的中國

Marc T. Greene

直到現在，經過長期奮鬥而振作的中國，一般的大衆並沒有得到了什麼，即便在這次對日戰爭之前，他們得到的亦復很少，當然比在滿清的治下要強得多。他們遭到飢荒，遇到水災，他們在軍閥的砲火下白白地犧牲了性命，他們受盡了所謂共產軍的悽慘的蹂躪。目前，他們正在迎擊着一個暴橫殘酷的侵略者。現在，回想到十三世紀的那些事情，與今日相較當然是落伍的。沒有無線電，沒有汽車，沒有一個人能够在夜間飛着一顆炸彈從屋頂上的二萬呎高的空中擲下來。

我告訴你們，朋友，我們對幽閉在文化黑暗裏像那裏樣的一個世界，惟有予以同情和憐惜。讓我們來談談在這麼一個時期裏的中國。那麼，當然嘍，那些人民——一羣稀奇古怪的人民，正如那愛爾蘭人會說，「居住在露天老爺幫忙的世界裏」——他們的確是被淪在原始的黑暗和憂鬱裏。老是鬧飢荒，他們有時候會跟老鼠餓極了的一樣同類的吃來吃去。

好吧，就算是如此吧。爲了大家都在關心着今日的中國，讓我們再來把馬可波羅的中國看一下。在一二六〇年，他和他的父親尼科羅和叔父馬非奧來到了中國，他們在中國住了九年，回威尼斯去了，這三個人的偉大的遊歷足足地消磨了二十三年的工夫。

那是忽必烈汗（元世祖）當朝的時候，他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成吉思汗是蓋世的征服者，他造成的帝國，今日的不列顛不及其大，他擁有的財富超過當今的美國。她從北冰洋伸展到赤道，從太平洋岸跨進了歐洲。

當波羅父子三人在一二七五年入現的時候，固已有小部份的支離，但仍然是噴汗的赫赫的天下。這會立刻使每一位讀者想起馬可波羅一二九九年在那亞細亞中寫成的著述，在那裏而絲毫沒有提到貧窮。

不錯，中國祇是忽必烈廣大版圖裏的一部分，但這是波羅一家最所熟習最大的一片地方。馬可，皇帝的欽差，曾遍遊四方，他的著述直到如今依然是一部精彩而有價值的紀錄。正如一個外國記者一樣的馬可給予文孫特·喜波和瓦爾特·杜朗泰不少的啓示。馬可似一位史家，他是十三世紀的佛蘭西斯·巴克曼。

他的著作是簡單的，雅緻的，有力的，不浪費一字一句，不忽略一詞一意。他雖得表示意見，同時也決不似現代的筆者喜歡把自己的主觀潛伏在文章裏。他不着力于驚奇的冒險——今日的描寫旅行的書體缺乏了這一點，將不成其為好書——也不誘人以「戀愛趣事」。他輕鬆坦白地敘述可汗有四位「授會爵位」的女后，三百名嬪妃，究竟另外還有多少侍妾那祇有天曉得。他的子孫，你得用高等數學來替他計算。且不管信與不信，馬可進宮之後，發現可汗成日價消磨在遺孀妃后嬪妾之間，他已經是五十九歲了！還有，據馬可說，他是一個「不長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適宜」。

五十九歲啦，有幾個個老婆！在這風燭殘年的老境，一個人過了五十多歲到了晚上喜歡舒舒服服地躺在火爐旁邊，翻翻歐爾斯著的書——一般人都是這樣呀！

無論怎樣忽必烈汗無疑地是我們今日所謂的一個專制的集權主義者，還顯而易見地統治着一個強盛而興旺的國家。馬可波羅所走到的地方都是國泰民安人壽年豐，同時在那個當兒，中國中部的絲織工業極其發達，上層社會都是穿綢着緞。沒有一處描寫到後來中國遭受到的艱危，災難，痛苦，飢荒，各省貧困，官吏自肥，民不聊生。——今日的中國已經排除了這一切的一切的厄運，正在走向光明，恢復固有的榮耀。

舉例來說，他曾提到燦爛美麗的杭州城，據馬可說，這是世界上僅有的最富麗華貴的地方。忽必烈汗

他到那裏去巡查一切情況，官封至大司農御史大夫官慰使兼領侍儀衛軍樞密副使。所以馬可一開下一檢閱戶口有一百六十萬，根據蒙古制，每一禿滿等于一萬個單位，那麼杭州城裏一共有一百六十萬家。如果你以每家平均有五口計，那些家庭在中國的確是保甲的，特別地是練男很少，怨女尤多，照這樣計算，當時一個城池裏的人口竟達八百萬之衆！馬可說那裏有十個商業區，每隔四哩一個，在每一個商業區裏不平常地擁有四五萬人在那裏。

所有人民都得向可汗繳納年賦。可汗每年在這個城市裏祇是鹽課的收入就有八十金禿滿，那就是六百四十萬金色千。馬可一開下一在杭州會審察可汗的總年入共是計一千六百八十萬金色千之巨。所以還是很顯然地，忽必烈從他龐大的領土上收來的不斷的大量的財富遠過于任何一個英國的「六十富家」，甚至于海達拉巴的尼撒地家，斯瓦特的阿空德族或培戈巴的培根姆世家，這都是世無匹敵的富家。

且不論專制與否，忽必烈似乎常常注意百姓的安樂，任何一個百姓在無論什麼地方爲了任何一件事而失跡或遭到不幸，他會立刻有一個官員出來加以調查處理，甚至于解剖人屍以明究竟，以正國法，這便是多喪多財僥壯的忽必烈的辦法，對付囤積居奇的，「第五縱隊」和「亡命商人」，只要採用他一部份的辦法，在今日便是以發生很大的效力。

這便是馬可時代的中國，七世紀以前的中國。忽必烈之後，這大帝國便瓦解了。繼起的是明朝，建都南京，興起中國一切的文化，然後便是萬惡無力的滿清，直到現在，中國還在忍受着許多遺留下來的壞影響。可是今日中國的全民都醒悟了過來！他們爲了國家真正的獨立和本身真正的自由，一定能夠得到最後的成功。他們需要外界的力助和聲援，同情和合作，尤其是美國的！(Providence Journal)

4. 四川的森林和西康的藥草

Mercury China
Weekly Review

大量的伐木機正在川康森林的處女地日夜不斷地開發着，用以供給中國復興所需的木料。這些木料都是大好的鐵道枕木，電線桿，橋柱，棟樑。

頂大的天然的四川的森林地帶是在西北部的岷江上流。岷江森林多松、真杉和柏，近于交通要道的將近三，四〇〇，〇〇〇畝。每畝以得木料二百立方呎計，可得木料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呎。便于採伐的理番汶川森林區計有木料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呎，不斷地採用也祇不道伐了百分之一。事實上，只伐了一小部份來供應成都左近區域裏的利用而已。

最大的處女森林在四川的西北極端，并不在以上的估計之類，很少的人，即西藏的獵牧者也曾難有進去過的。況且，目前交通工具如此困難，深入殊非易事。

四川西南部的森林地帶是在從嘉定入岷江的大渡河流域。已伐區域有一，〇〇〇，〇〇〇畝。主要的真是杉、松、柏、立、方、呎、之、巨。宜于枕木和建築之用。每年產額約三，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呎。木料沿大渡河流至嘉定（樂山），然後分發到沿長江的各城市去。

大渡河在西康所經的四大區，在西藏高原的邊緣上，已知有一種直徑一二呎，高四呎的木料一六，四九六，〇〇〇株。牠們可作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呎木料用。除此以外，還有許多未經人跡的尖森林。

在岷江和大渡河之間有一個青衣江森林區。西康省政府報告說，在寶興和天全產有三〇，〇〇〇，〇

○株木料，其尺寸和大渡河的差不多。據估計天全的森林佔了五〇〇，〇〇〇畝，可產木料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呎，而且比較便于採伐，每年可產一，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呎。

四川東部，特別是川陝和川貴的邊境，是富於森林的。嘉陵江上流產有直徑二二呎，高四呎的木料二，九四〇，〇〇〇株。每年約有二〇〇，〇〇〇立方呎流回重慶一帶。

沿長江，在重慶之西三百公里的合江每年有一〇〇，〇〇〇立方呎的木料從綏永古蘭森林區沿赤水流往那裏。在重慶之東一六〇公里的涪陵每年有五〇，〇〇〇立方呎，木料沿都江流到這地方都是杉和柏。假使早就把西部的森林開伐了，在抗戰之前，每年大可不必進口枕木三，〇〇〇，〇〇〇根和木料七三，五〇〇，〇〇〇立方呎了。

除了土人自伐外，在四川有了不少的伐木公司，最老而最新式的是一九三七年五月成立的中國木料公司。在上海有資本二〇〇，〇〇〇元。山屏附近和大渡河一帶這公司有五百部伐木機在採伐松木。工人待遇極好，伐木區內遍設衛生營。木料利用纜繩支拉着穿山越嶺，隨後順流而入城市。

有兩家一，〇〇〇，〇〇〇元資本的公司：採伐西康林木的大華和在天全附近採伐青衣江木料的成原（譯音）。還有一個涪陵伐木公司。

且不論四川的木儲。四川很努力于造林工作。在最近三年內一九三八—一九四〇年，省政府植了三，三九二，五二三株新木——，六六七，四一八在岷江區，七五三，一四九在成都左近，還有三七六，九五六在四川北部。（Mercury）

X X X

X X X

X X X

西康是中國今日「西部的福地」。「正二三月雪侵履，四五月老下雨；七八九月陽和天，十冬臘月

溫地冰。」

西康有很多的金礦。因爲採用現代冶金的方法，每年的產量大增，雅礱江下流和康定之西的金沙江內藏金最富。所以土人把雅礱江下流叫做「金河」。

西康除了漢人還有六四〇，〇〇〇藏羅，三三〇，〇〇〇西番和三，〇〇〇苗民，還有一小部份的其他種族。西康土人篤信宗教，喇嘛教是他們卓越的文化靈魂。三分之一的西康男人全是喇嘛。

雖然大部份的土人度着遊牧生活，但農業相當的發達，尤其在富裕的寧區西昌一帶。西康年產大米二，五〇九，五三三担，大麥五八八九，六九九担，粟子二，九二〇，一二八担以及薯一，六六一，九三三担。在一九三五年西康畜有馬一，二三八，五六二頭，家畜有六三，〇三三頭，以及羊八八三，六八五頭。這西部的世界裏產有不少的藥草。西康對中國人是三個埃爾·多拉多。西康有許多醫藥原料是值得出口的。主要藥種年產額如下：麝香一，五三〇斤；薄荷四〇，〇〇〇斤；大黃三二〇，〇〇〇斤；紅花二〇〇，〇〇〇斤；當歸二一，〇〇〇斤；鹿角三五，〇〇〇斤；黃連三〇，〇〇〇斤。（密勒氏報）

5. 中國的西南

Finance and Commerce

日本的輿論界最近終於承認，中國是絕對征服不了的。過去四年的一切事實便是頂好的證明。在豫鄂個時期當中，日本在中國境內差不多一直維持着百萬之眾的大軍。她比較堅強的武器，幫助她在戰場上獲得不少的便宜。事實上中國的人數較多，而武備太差，真正地說起來，遠非日本的勁敵，而有一點是大家都坦然承認的就是在軍事上嚴格地說起來，他們受到的挫折是由于砲火的懸殊所致，而不是恥辱的慘敗，其結果如何，日本佔了所有的海岸線，控制了所有的商業中心，那在對外貿易上是相當重要的，同是把握了不少主要的交通線。除掉了這兩條尚未建全的後路，中國跟外界的來往算是被切斷了。

在這種環境之下，任何現代工業化的國家恐怕都要被逼得降服了。還是無可選擇的，日本的遠東政策是一貫地以壓服中國之後理及其他。日本一直以此為目的，對此而努力。但中國始終沒有被壓服，今日的情形，日本比較從前更無征服中國的絲毫可能性了。中國的地方是被弱化了，但在那些地方的統治，日本已感到焦頭爛額，大有得不償失之苦。在另一部份，新的中國已經抬起了頭來。在那久被疏離的後方，滋長了新的力量，猛的進步，準備在最近的將來給予日本全部遠東的迷夢，一個嚴重的打擊。

自然需要把西南工業的發展說得天花亂墜。其進展是按部就班的，事實告訴我們，那堅強的力量已不輕易足以動搖。重慶政府的領導，一般民衆抗建的決心，這工作一天天地擴大，一天天地進步。今年的春天，在後方又樹立了大批新辦工商企業的機構。自正月二十日以來，祇是上海在那方面的投資已經超過了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些資金是由四大國家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代為分配經營，有些銀行將專門辦理

從上海到重慶和自中國其他地方的匯兌。匯量比建國所需要者還差得遠。讓中國在淪陷區所蒙受的損失當更不能以道里計矣。但還有一很大的意義，盛強了抗戰的信念，增加了建國的力量。

經濟部宣佈，上海的資本家最近將在重慶成立兩家新的銀行。這兩家銀行，建國和建華，資本各為二百萬元。主要的業務是利用上海的資金來開發農工業。比較更大的欣望是華僑企業公司的成立，那完全是胡文虎所倡導的，資本額一〇〇〇〇元，胡文虎認股四，五〇〇〇元，中國工業界投資二，五〇〇〇元，其他三，〇〇〇〇元。山財政部担任，董事長由胡氏担任，主要的業務在開發錫、鉄和煤礦。另有其他不少同樣的專案在進行中。江西省當局主辦製造工業用硫酸的工廠將在江西泰和開工。一個新的運輸公司，中國煤汽車運輸公司，將以二百二十輛木炭汽車往返于貴陽重慶昆明間，資本原為五百萬，今年將增為二千萬元。此外，造紙廠，羊毛廠，染廠，墨水顏料廠紛紛成立，機械設備較之于戰前，有過之無不及。凡是願意把工廠從淪陷區移往內地的，政府是絕對地加以援助。

目前政府召集，在重慶舉行的財政會議會慎重地討論到今後的經濟建設和復興以及如何吸收並利用上海和海外的資金。

交通部表示湘黔鐵路的資料將於今年秋天裏通車。今年十月初，柳州貴陽間鐵路聯運可以開始。還有，在一事變以前從未有新式交通聯繫的西部城市現在都設了無線電台，雅安成都間的無線電話即將始業，通康定的和其他城市的無線電話也正在設置中。

這一切的進展完全由于這次的抗戰發動了起來，也可以說是不甘屈膝而奮起。恐怕不是這次的戰爭，有許多地方決不能夠進步得如此之快。而現在他們成了偉大的抗建的訓練和準備這是一切的根據地，這是日本所未料及的。

6. 咀咒——忍耐——期待

J. D. White

張平先生，淪陷區裏一位平凡的中國人，知道事情將越變越可怕，他決不甘忍受敵人的統治。

張先生咀咒着——他咀咒敵人的橫行，搶劫，敵人所造成的災患和飢荒——而終于忍耐不住了。咀咒不是辦法，忍耐終非久計。

當我到建北平幾個禮拜之後，能够在任何一個地方看到了——侵略者嗚嗚嗚和狂妄

不識之無的黃包車夫很快地退回了日本人的車錢。這日本人很高興，以為這是中國人的親善表示，向這傷盡了心的中國人點了點頭便走遠了。在他的心裏或許還在盤算着中國人和日本人是否能成朋友的。

但中國人的內心沉痛之極，他一切的愉快都變成了侮謔，想盡了方法來侮謔日本人。假使做了一件侮謔日本人的事，而沒有人知道的話，他會立刻奔去告訴他的朋友們。所有的中國人都情願侮辱了日本人而後逃走也是高興的或躲避掉。如果日本人追究的話，他們也決不會洩露出一點兒來。

日本人在中國鋪子買東西從不賒價，並付給比訂價還要高的錢。

張先生跟他的夥計感到這是一種自尊而卑人的態度，大家並不覺得有這小便宜可貪而痛快，反而有點兒不舒服，他們總想法子讓日本人——任何日本人——知道「你」比我們有什麼兩樣，公平交易，堂堂而皇之，中國人是決不會貪圖小利而忘記了一切的。

下河四年的工夫，費了不少的心機，想藉友善來籠絡來屈服中國人，使得他們歡迎並順從日本的企圖和希望，日本人已經知道是徒然的，是絕望的了。近衛，苦悶的日本戰時的首相，最近也明白地表示「中

國事件一的解決是遙遙無期，好的結果更是無望。

嚴重的反日運動在中國開始了，祇不過十年。即便在一九三七年戰爭剛起的時候，中國廣大的民眾還有深切的感到或發現日本人真正的可恨和野蠻，因為在那時候以前，他們很少知道他們的存在。

如果中國人知道日本人的一切的話，他們有時候能想到的就是日本人是從東邊來的奇怪的人，比中國人矮小得多，在幾百年前他們會到中國學習一切，直到現在，依然遵效着中國的文化。

即便在戰爭開始了之後，日本侵佔了中國的大地，居然還有一小部份的無知之徒被收買了當漢奸，張先生原會當過滿清的顯民，而現一次他也竟然忍受不了。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好說話，最能通融，最善良，最大方的，能够放棄了自己的成見，藏起了自己的感情而堆下一臉的笑來遷就別人，來尊重別人，可是在今日，張先生深深地感覺到遷就，尊重，這工作一就是要服從日本人的命令！絕對的，不折不扣。

張先生期待着，切盼着他們所居住的中國重行恢復自由的一天到來，他私下想着，念着，但他不能幹出些什麼來。

張先生爲了一家的生活整日價奔忙着，其餘的什麼也顧不到了。

陷陷區由于戰爭，由于日本的搜刮，已經窮得不可收拾。張先生被逼得求生無路，欲死不能。他乾得

固然，恐怕怕餓一飽哩。
張先生用的是日本濫印的鈔票，一塊錢祇能當一分錢。日常用品一天天地往上漲。而收入依然如故。外買賣因爲苛捐雜稅太厚做不成；工廠被砲火毀的毀了，剩下來的被日本人霸佔着，同時缺乏機器。原料，市場蕭條，商業清淡。

還有一件事，足以維生，賺錢的事業祇有日本人可做。所謂「經濟提攜」是把所有的金銀和資源往日本人的口袋裏送，今日淪陷區裏的中國人誰都體驗了這毒計。

在我離開北平之前，我也嘗到了張先生平日所不堪忍受的一切。爲了要賣掉我的汽車，爲了要領取准許出售的執照，向各機關去接洽，足足地奔走了兩個整天。那些機關的職員還奇怪我爲什麼這樣急，他們總算够朋友，已經是辦得很快很快了，因爲他們知道我是一個美國新聞記者，急于要到天津去趕船。張先生平日所忍受的更是不堪言喻了。

日本和中國的漢奸政府辦起事來都很慢，特稅的名目之多，難以列舉，還有左一套右一套的禁例，更有許多調查勘察的辦法，每做一事，都得一一辦過，真乃令人想問之極！

淪陷區的一切，日本人是用偽「滿洲國」的一切來做例子的，偽「滿」的人民不論在工作的期間或退休的時候都是由官方管轄的。每一個人機關裏都藏有他們的手印，履歷，境況，行動等一切的紀錄。

在淪陷區也是如此實行了，中國人由一地到另一地，一定先要領到日方發給的身份證，在車站或旅館裏必須要忍辱服從嚴密的檢查，還要到偽警察局去領通行證，一個旅行的人事先找不到舖保的話，這通行證是不發的。

寬舖保原是中國的一個老辦法，被日本人學了去了。

淪陷區去年的秋收很好，所以今年冬天不至于像去年一樣的鬧飢荒了。

糧食是由日本人統制着，糧價比戰前漲了十六七倍，其他必需品如棉花漲了八九倍。

一切進口貨都是日本的劣貨，非日本貨除了是必需的像汽油和麵粉之外，是一概絕跡。即便這類必需的汽油等也賣不出好的價錢，所拿到的偽幣只能換到從前所能換得的外匯四分之一。（全書譯本完）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再版



今日之重慶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Randall Gould**

譯者 **陳澄之**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總社 **西安香米園三十八號**

分社 **蘭州曹家廟七號**

門市部 **西安西大街一三七號**

印刷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總代理 **各地青年書局**
各地文化服務社
西安大東書局

陝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查字第一二一號

增

訂

73.07
13